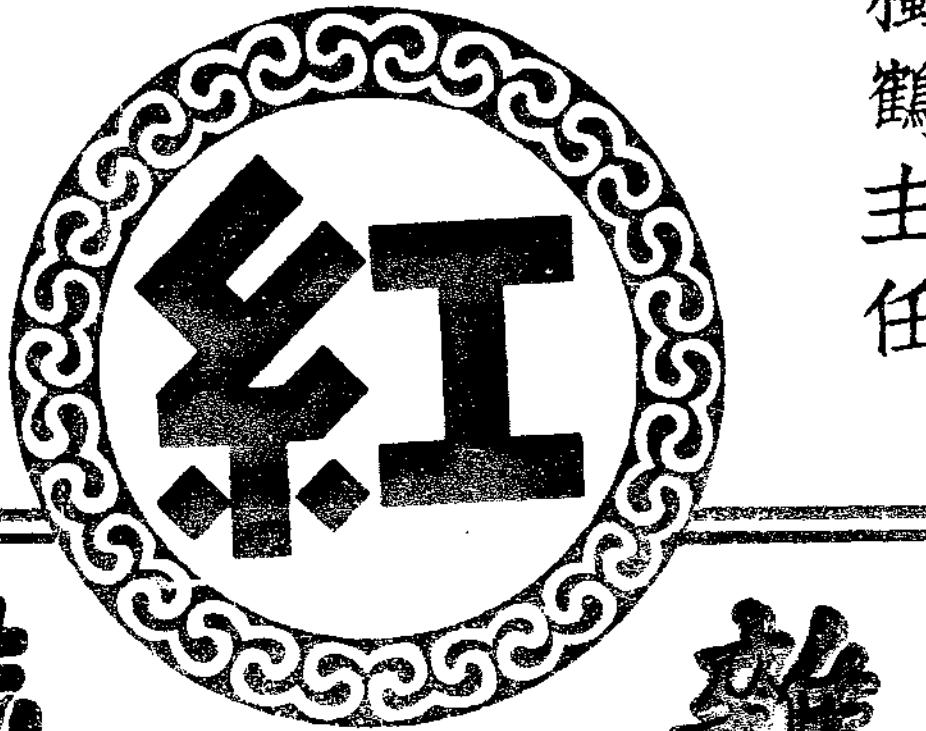


獨鶴主任

小說週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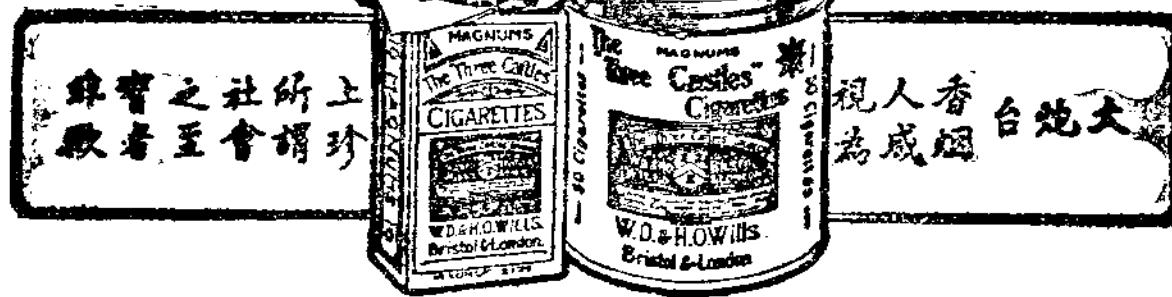
期六十四卷二



寒光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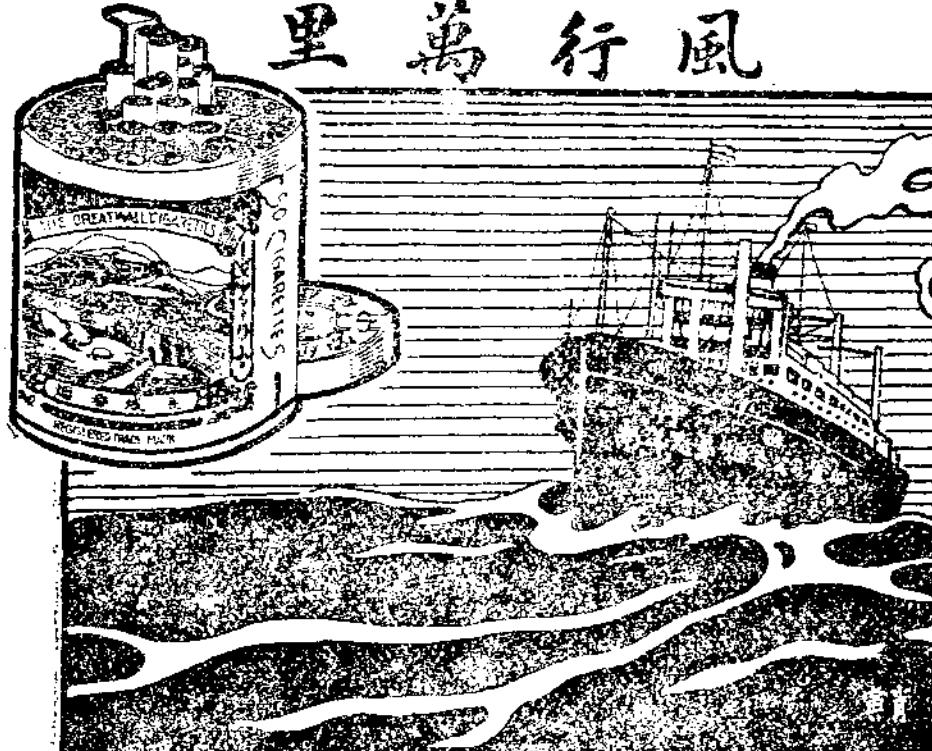
寶至會社



大炮台

高國等貨

# 大長城煙香里萬行風



先哲有名言。是  
長城國之寶。今有  
傾倒。色鮮味更佳。  
遠近馳名。尤令人  
以解煩惱。實業可早  
人。毋忘此烟草。

中國南洋兄弟公司

藏書館圖南京

目次

# 第九十六期目次

民國十三年六月二十日發行  
陰曆甲子五月十九日發行

一

## 短篇小說

教訓與環境 ..... 嚴獨鶴

新笑林 ..... 閩北徐公

文壇趣話 ..... 施濟羣

故人之子 ..... 范烟橋

玉連環 ..... 許瘦蝶

紅吳謠 ..... 程瞻廬

垂死的老婦 ..... 冰廬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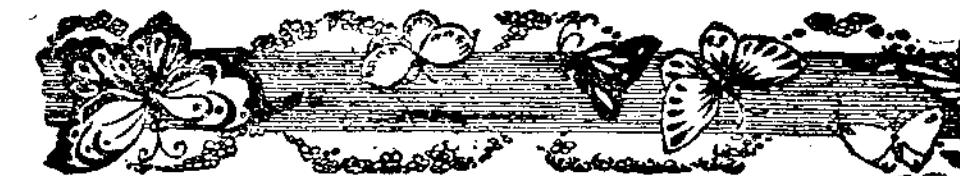


# 紅雜誌

目

次

二



花朝日訪鴉江鶲士喜賦一律	許瘦蝶
技擊頃聞	金惕夫
滑稽尺牘	徐卓呆
曾淑九	楊心累
備餘隨筆	余心黎
藝林芳訊	徐恥痕
江湖奇俠傳（三集）（十一張）	不肖生
第四十一回 賣草鞋喬裝尋快婿 傳噩耗乘間訂婚姻	



# 雀巢牌麥精牛奶奶粉

贈券

奉上郵票八分請

將雀巢牌麥精粉

一樣瓶寄下此致

各大藥房



色特四大

- (4) 四時皆宜
- (3) 質美味甘
- (2) 定價最廉
- (1) 用法簡便

住址  
姓名

煉乳公司

上海及天津英瑞

紅

均有出售

# 五洲大藥房

## 營業概要

本藥房運售歐美各國著名藥廠原料藥材選擇精良並自製人造自來血等家用良藥數百種歷蒙工商醫學各界光顧贊許本藥房不勝感幸並於西歷一千九百廿年特派代表赴歐美各國考察製藥事業並訂定英美德法諸大藥廠廿三家爲遠東總經理凡該廠出品原料藥材醫院紅十字會及各科醫生應用器械藥物各工廠學校化學用品干片白金紙婦女化妝香品等均歸本藥房獨家經理到貨迅速代客定貨取價甚廉復於上年特出鉅資收買前德商固本肥皂廠內部完全德國機器除照常製造各種香皂粗皂外復藉引擎餘力暨製皂副產精製工業化學藥材等以供獻社會需用尙希愛國諸君子源源賜教無不竭誠歡迎

總公司

上海四馬路

五洲大藥房

電話

寫字間（中一〇九〇）  
進貨部（中一〇九一）  
營業部（中一〇九二）  
製造廠（西一七六二）

製造廠

上海徐家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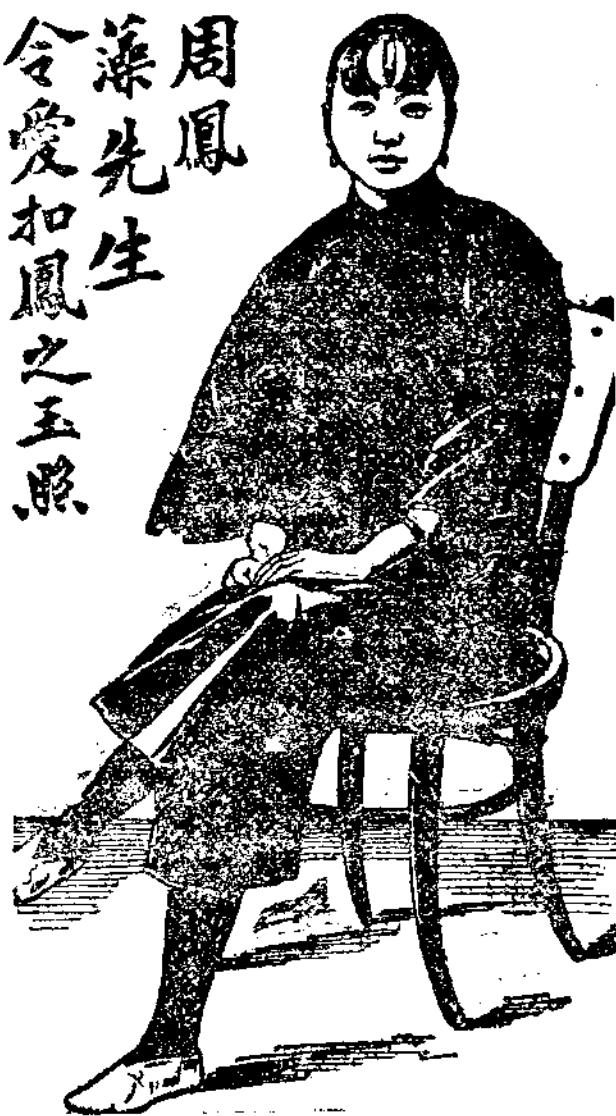
五洲固本廠

電話

製造廠（西一七六二）

### 樂 喜 強 康 嫁 婚 已 現

周鳳藻先生  
令愛如鳳之玉照



請觀周鳳藻先生素體羸弱之令愛如何由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調補氣血漸轉強壯矣  
大抵女子於二七年華之際每呈發育太速體力甚堅之現象而薄瞬體衰力竭貧血之症發生苟不早謀療治之法因循日久險象環生終至入於肺癆不治之症甚為可畏而治療之法惟有及早服用由醫學研究所得之最佳補血之品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是也在此三十五年之中婦人女子由服用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而得轉弱為強風姿綽約不為多然多病所累者蓋已不知凡

天下同病無良醫能治愈者速購章廉士紅色補丸即可治愈茲特修函併附像片刊入證書以表謝忱  
章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有轉弱為強使血液強健之奇功不分男女均可服用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  
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領大洋八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奉送忠告婦女小書祇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



## 教訓與環境



明德中學的校長江子誠。這天坐在校長室中。細細的在那裏看各教員送將來的學生成績報告。他看了半天。便微微歎了一口氣道。本月份的成績王若生。却又落了後了。說着便用手去按那案上的鈴。鈴對他說道。有什麼話說。諒來你也知道。用不着我多聲一響。就走進一個校役來。子誠對他說道。你快去

校役領命去了。不一會校長室中便來了一個丰神秀逸的美少年。見了校長。恭恭敬敬地行了一個鞠躬禮。問道。校長呼喚學生。有何見諭。子誠狠懇切地對他說道。有什麼話說。諒來你也知道。用不着我多講的了。你天資很好。學業上的根柢也還不薄。從前在同級之中。無論考分積分。總是。你最多考核起成。

績來這第一名差不多是你可以拿穩的我方且很期望你努力用功將來可以成個出色人材不獨於你自己的前途有益也可算得本校的一種光榮不想你近年以來忽然改變了從前的態度時常在外面閒蕩全不把心思放在學業上面一星期中至少要缺上三四天的課便是在校中上課的時節也依然心神不屬因此每逢月考你無論那一門功課都不能及格我爲了此事也不知向你告誡過多少次了論理像你這樣的學生大可以照章開除我祇因你資質十分聰明終究是個可造之材不忍因你一時荒怠就絕了你將來的希望所以無論如何依然想成全你到底可是你也應當格外感奮從此努力

猛進纔不負我這一片苦心怎麼你近來的行爲倒越弄越荒謬了前幾天國文教員何煥文報告我說你在上國文課的時候專低着頭在那裏偷看戲攷舍監周先生又告訴我說你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竟毫無顧忌的在宿舍裏拉胡琴哼京調攬得別人都不得安睡有一次還在你枕邊查着一張古裝女子的照片細看時却是你的化裝照此情形你簡直都處處地方都犯着校規今天我考查本月份的成績報告你的各科平均分數竟比前幾個月又差得不少了因此特地將你喚來一來要問你近時到底爲了什麼緣故似這般的荒惰二來還要問你以後究竟能否悔改老實對你說我今天和你的談話可算

得是最最後的警告了。你若能悔改的便當屏絕外務。專心向學。如果到了這般地步還不知覺悟。那便是自甘放棄我也。就不屑教誨了。校長說完了這番話。便仰著臉等候茗生的答覆。那神氣之間似乎很嚴厲。又很誠摯。茗生被校長這樣一說。不覺心中十分感動。略沉吟了一會。便慨然答道：校長的教訓真是言。金。石。學生也是一時糊塗。便拋荒了學業。如今已知道悔悟了。從今日起便當力改前非。努力求學。自問將來總還不至於辜負校長的厚意。不過學生有一句話不能不向校長稟明的就是學生近來雖然時常曠課。時常出外。却還不至於有什麼別種荒唐的舉動也。並沒沾染什麼游蕩的惡習。祇因我平

時最愛看戲。近來又結交了幾個喜歡唱戲的朋友。入了他們的票房。從此便覺得唱戲的趣味比讀書來得濃厚。漸漸兒這一顆心就終日注重在皮黃上面。轉和書本離得疎遠了。但是學生也自知這種玩票。唱戲的事情都是玩物喪志。在青年求學的時節。是大不相宜的。今天經了校長這種懇切的告諭。我已非常愧悔。頓時起了決心。從此以後再不和他們去廝混就是了。校長聽了。頓時面上露着喜色。含笑點頭道：你畢竟是個聰明人。容易醒悟。唱戲原也算不得什麼壞事。不過祇能在功成業就的時候。借此宣力。圖上進豈可。將青年志氣消磨在管絃絲竹之

中。你既讀書當還記得不作無益害有益那句古訓。況且我深知你母老家貧全望你學業有成好擔負這養親的責任若放著正經的學問不去研求轉一味地考究戲劇充其量不過成了一個戲迷豈非誤入歧迷埋沒了自己固有的天才斷送了自己前途的幸運實在可惜好在你如今已是真正的覺悟了我也就不必再嚕嚕嚕的和你多說但願你自今以始真能實踐你方纔所說的話就是了。

一年以後明德學校裏面舉辦畢業了那畢業的第一名便是王若生在行畢業式的那一天若生做了同級的代表登臺演說在照例說了一番門面話之後又特地把自己以前荒廢學業全虧校長訓誨纔

改過勤學的情形毫無隱諱的全部說出來表示對於校長竭誠感謝許多來賓和同學聽了都鼓掌不置江子誠也就格外高興他先前在校長報告的時候已經演說過了這時又重行登臺將若生着實獎勵了一番並說像若生這樣的學生真是不可多得如今雖是要畢業離校了但個人的定見依舊處處地方願竭力扶助他使他不受感受困難這不止是師生感情的作用實在是爲社會愛惜人才的意思大家聽校長這樣一說都代王若生在那裏暗暗稱慶尤其是那些同學都一齊嘻嘻地對若生望着似乎很表示一種羨慕。

若生的家境是很貧困的他讀書的當兒全仗他母

親苦積下來的幾百塊錢。作爲他的學費。勉強維持到校中畢了業。錢也早已用完了。畢業以後。當然無力升學。不得不亟於謀事了。可是照如今社會的情形。一個人總得要掛着一個博士碩士的頭銜。纔有人肯來請教。若像茗生不過是一個中學畢業生的資格。無論你天才如何俊秀。成績如何優美。人家看着他真如車載斗量。全不注意。加以茗生初離學校。向來親戚朋友。又是很少的。急切得不着什麼奧援。越覺得彷徨失措。要想找一個棲身之所。簡直是千難萬難。他這時候轉羨慕那些短衣赤足的勞工。在那工廠招工的時候。不論何處。都可以去應募。縱然受盡辛苦。這一隻飯碗。是不愁無着的了。茗生賦閒。

了約有一年多。這家業實在有些支持不下了。他正沒擺佈處。却忽然有了一條生路。原來本地新開了一家華明公司。在報上登了一個廣告。要招請職員。廣告上說明。須要中學以上畢業生。中英文俱能通順。兼精算術者。方爲合格。但是俸給的數目却開得很小。小說至多不過十二元。茗生看見了這條廣告。暗想像我這個很簡單的家庭。倘然有十二元一月的進項。雖還不敷。敷衍。但祇要娘兒兩個省吃儉用。多熬些苦。終可以勉強度日。橫豎比較眼前一個錢進款。都沒有不免要束手待斃的。總好得多了。他打定了這個主意。便按照廣告上所載的地址。恭恭敬敬地寫了一封投効的信去。又把自己的遭遇也敘述明。

白。這封信去後他便終日裏眼睜睜地盼着回音。好不容易盼到第三天上居然有個綠衣使者光降送了一封信來。他一看那信面上寫明是華明公司。便不由心頭突突地亂跳。不知道信中說些什麼。祇怕拆開信來竟說是不合格。那麼很濃厚的希望就從此成空了。他狼惶急的找了一把剪刀趕緊去拆那封信。拆信的時候那隻手禁不住微微的有些兒顫動。好不容易把信拆開了抽出一張薄薄的信箋來。一看這纔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暗自叫聲慚愧。這希望的目的總算又近了一步了。原來那封信上也沒說的。話祇約定了一個日期。令他去面試。既然約他面試可知對於他是不十分拒絕的。到了面試的

那一天。茗生便整頓全神預備作一度的奮鬥。可是到了華明公司中一看就不覺暗暗稱奇爲什麼呢。茗生記得華明公司所登的廣告上祇說是招請職員數位。就這數位兩字研究起來可知是爲數不多的了。然而這一天臨場面試的却足有四五百人在四五百人中要奪取這『數位』名額的位置可真是。一椿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茗生這樣一想就不免有些膽怯。等一會兒題目發下來了却是一篇中文論說和一篇英文繙譯。茗生向來筆下是很快的。這天因格外用心的緣故也足足的研磨了四五個鐘頭。方纔交卷。交了卷出來回到家中。這一夜翻來覆去。幾乎沒有睡着。直到天明以後方纔沈沈的睡去。正

睡得酣適的時候忽然有人輕輕地推着他喚道快醒來罷有人送信來了茗生便驚醒了睜開眼睛一看却是他母親手中執着一封信茗生忙問是那裏來的他母親道是華明公司中差人送來的我性急得很已代你拆開來看過了說是教你今天就去哩茗生一聽此話不覺心花怒放忙披衣坐起接過信來一看却果然是公司中來信具名的是那事務部長信中也沒有旁的話祇說是請他即日到公司中面談茗生就將這封信往懷中一揣跳下床來匆匆盥漱畢胡亂吃了一碗飯就趕到華明公司裏來見那事務部長那事務部長穿着一身很漂亮的洋裝年紀很輕架子却非常之大茗生進了他的辦公室

對着他必恭必敬的行了一鞠躬禮他却祇點了點頭連身體都沒動又用手指了一指他旁邊一張小圈椅意思是教茗生坐茗生便坐了下来剛要開口那事務部長就搶先說道你不必多說話讓我講給你聽罷論你的資格總算勉強可以合式便是面試那天做的東西也還過得去祇是一層本公司這回招考來投考的人實在是供過於求其中程度勝似長信中也不計其數我們却因為你的歲數很輕大可以作為練習生用所以也就錄取了祇是練習生的薪水當然比尋常職員還來得小大概每月祇有八元不知道你願意不願意你如願意的明天就得進公司辦事你如不願意就此作罷你快些自己打算

打算便在此刻給我一個答覆。茗生初時接到這位事務部長的信，教他即日就來估量着是公司裏對於他很是歡迎。所以如此急促，不料見面之下却是這樣一番說話：頓時一團高興降到零點以下，並且照自己算計起來，每月十二元已經很不敷用。倘然祇有八元的薪水，那還濟得什麼事呢？想到這裏便決計要謝絕他，祇是謝絕的話還未出口，忽又轉了一個念頭，自思這每月八元雖然式微已極，却也總算是有一個職業了。我已經閑宕了這麼許多時候，若再挨下去，真要山窮水盡了。眼前舍了此地，又沒有旁的機會，不如暫且應允了，再說好在照商界習慣，底薪雖小也可逐漸增加。況且我母親今天接

到了公司中這封信，看他神氣之間真是異常快活，和我說話的當兒，臉上時露着笑容，這種笑容，差不多可說是多年未見的了。那麼我如果謝絕了此地的事情，回去對他一說，他的失望又要到如何程度呢？茗生正在這裏心口商量，那事務部長已露出很不耐煩的神氣來，連連的催着茗生道：「你這個人的性質，何以如此遲緩？到底願與不願，這是可以一言而決的。」何犯着這樣躊躇呢？茗生被他一催，便也不暇再加考慮了，連忙答道：「我既然到此地來投考，蒙錄用，那有個不就的道理？」不過這八元一月的薪水，未免太少了些，在眼前我也不敢爭論，將來若有增加之望，那就很好了。事務部長冷冷地說道：「你願

就了。就很好。至於將來之事。須要看。你的能力如何。再行酌定。我此時却也不能預先允許你哩。我事情很忙。也沒工夫和你多談。你明天一早就來。再聽候派事罷。

茗生在華明公司中辦事。已有一年多了。他自問職位雖小。却也十分勤慎。而且名爲練習生所辦的事。情却也和平常那些職員不相上下。一年中的成績頗有可觀。但是每月所得的薪水却依然是八塊大洋。沒多一個錢。他心中當然不免有些懊喪。有一天。他正和一個同事閑談。說想要寫封信給那位事務部長。要求他稍爲加些薪水。那個同事連忙搖頭道。你真是睡在鼓裏哩。這個當兒飯碗能彀保得牢。已

經算是很好的了。還想什麼加薪呢。茗生道。你這句話我倒有些不明白了。爲什麼緣故。這飯碗問題又忽然要發生危險呢。那同事道。你這個人真是消息不靈。你可知道我們這個華明公司開辦以來。營業很不好。因爲營業不好。所以要實行減政主義了。聽說不多幾時就要大裁員。不裁則已。一裁起來大概又是將我們這些小朋友先開刀。所以我們目前的位置真是搖搖欲動。這幾天大家竊竊私語。早已議論得不亦樂乎。怎麼獨有你一人還是這樣冥然。

罔覺呢。茗生聽了他同事這番話。又添了一重憂慮。却也無可奈何。祇以爲自己辦事勤謹。或者那些主任。還能有點兒公道。裁員的時節。不致於將他放在。

被裁之列。那就是萬千之幸了。茗生雖然存了這一種希望心，可是隔了幾天之後，他那個同事又來報。告警訊了說裁員的事情雖未正式發表，但已探聽着消息。那張裁員名單已經擬定，王茗生三字不幸已寫在這名單之內了。茗生聽了不免猛吃一驚，忙問此話可是確的。那同事道：怎麼不確？我和小金平時十分親近，說這些話都是小金告訴我的。他還叮囑我要嚴守秘密。我若不是因為和你十分要好，還不肯對你說哩。茗生道：小金是總經理的姪兒呀。是他說的那麼這個消息竟是千真萬確的了？這又如何是好呢？說時便異常着急。那同事就安慰他道：我看你急也無用爲今之計。趁他尚未發表，不如先去。

贊一下子門路看或者還可以有補救的方法。茗生道：贊門路談何容易？我連此地的事務部長都輕易。轂不上和他談一句天。至於總經理祇遠遠見過一兩次，諒他心目中還決不會知道公司裏面有我這樣一個練習生哩。其餘那些高級職員也是身分懸殊，一向沒有接近的機會。如今事急之際，又託那位人去說項呢？那同事也歎道：這就難了。說時又歪着頭想了一會便道：我知道本公司有一個大股東姓張，號濟生。他的權力最大，差不多總經理都得聽他的指揮。聽說這人起先也是個教育家，後來又兼營商業，大發其財。他生平對於青年有志之士倒很肯栽培。本公司有幾個出學校出身的職員都是經

他。介。紹。的。祇。是。你。如。今。毫。無。門。路。實。在。沒。法。子。可。以。  
去。找。他。若。平。白。無。故。的。直。接。去。向。他。請。求。又。未。免。太。  
覺。冒。昧。了。茗。生。聽。他。說。出。張。濟。生。的。名。字。來。忽。然。觸。  
動。了一。件。事。忙。說。道。張。濟。生。是。此。地。的。大。股。東。麼。那。  
麼。我。的。位。置。問。題。還。有。萬。一。之。望。不。致。於。束。手。無。策。  
了。那。同。事。道。你。是。不。是。和。那。張。濟。生。有。些。交。情。茗。生。  
道。像。他。這。種。大。人。物。我。那。裏。殼。得。上。和。他。有。交。情。  
過。我。可。以。間。接。想。一。個。法。子。這。張。濟。生。是。我。母。校。的。  
校。董。和。我。們。那。位。校。長。江。子。誠。是。很。要。好。的。江。校。長。  
很。愛。我。我。這。回。若。去。託。江。校。長。轉。求。一。個。人。情。或。者。  
可。以。有。些。效。果。那。同。事。道。這。條。路。很。可。走。得。祇。是。事。  
機。已。經。很。窘。迫。了。萬。萬。不。宜。再。遲。你。還。是。趕。快。進。行。

罷。

第二。天。一。早。茗。生。便。到。江。校。長。家。中。去。江。校。長。一。見。  
了。他。便。道。你。怎。麼。好。久。不。來。了。近。來。在。華。明。公。司。裏。  
辦。事。可。還。得。意。麼。茗。生。很。恭。敬。地。說。道。我。正。爲。公。司。  
裏。的。事。情。要。來。懇。求。校。長。哩。當。下。便。把。自。己。在。華。明。  
公。司。中。已。得。着。被。裁。的。消。息。要。懇。求。江。校。長。向。張。濟。  
生。前。設。法。的。意。思。說。一。遍。滿。望。那。江。校。長。一。定。可。  
以。允。許。誰。知。江。校。長。聽。完。了。他。的。話。昂。着。頭。想。一。  
想。却。慢。吞。吞。地。說。道。這。件。事。我。實。在。不。能。照。辦。因。爲。  
我。生。平。所。最。怕。的。就。是。說。人。情。無。論。什。麼。人。有。別。的。  
事。來。求。教。我。我。都。可。以。幫。忙。惟。有。這。說。人。情。的。事。却。  
一。概。拒。絕。況。且。我。和。張。濟。生。雖。然。交。情。很。好。但。深。

教訓與環境

知他的性質也是很古板的不大肯受私情的請託。料想他對於公司中用人如果其人是可用的也不待他人來託情了如其不可用的也未必因我一言便能保留那麼又何必多此舉呢若生萬料不到江校長竟回絕得這樣乾乾淨淨並且話中彷彿還說着自己是真不可用所以纔會被裁不覺也有些氣忿便道校長既是不肯成全學生也萬萬不敢勉強但是學生自問進了公司以後在辦事上真是十分勤謹縱不敢說有良好的成績也決不致有甚差誤此番被裁確是受着公司中減政主義的影響並非個人不能稱職校長如果不信將來祇要一打聽就可以明白了再者學生今天必不得已來奉求校

長雖然近於冒昧却也有個根據學生從前在學校中讀書的時節原全仗校長殷殷訓誨纔能得有成就後來到了舉行畢業禮的那一天校長又會剝切宣示說對於學生的前途一定隨時加以援助這番厚意學生實在萬分感激直到如今還敬謹記着祇因學生平時也並沒有得着什麼機會不敢毫沒來由的便來煩瀆校長所以就自安緘默至於今日之事却是爲環境所迫非校長不能加以援手校長倘能諒我苦衷始終成全真是戴德非淺了江校長點了點頭道你的說話未嘗不是我以前旣允你隨時援助言猶在耳自當實踐不過援助二字也有個相當的分際我所謂援助是希望你自己能彀發展你

的。本。能。而。我。再。加。以。積。極。的。扶。助。並。不。願。你。因。為。有。  
了。別。人。的。援。助。就。養。成。一。種。依。賴。性。不。思。奮。鬥。所。以。  
為。你。設。想。無。論。環。境。如。何。困。難。總。當。憑。着。自。己。的。力。  
量。努。力。進。行。倘。然。稍。不。如。意。就。要。借。別。人。爲。後。盾。這。  
就。是。消。極。的。行。爲。未。免。有。損。青。年。志。氣。便。是。我。這。個。  
援。助。你。的。人。也。祇。是。姑。息。之。愛。很。不。足。取。了。所。以。我。  
對。於。你。今。天。提。出。的。要。求。確。乎。不。能。允。許。再。者。一。個。  
人。對。於。職。業。問。題。是。不。能。勉。強。的。合。則。留。不。合。則。去。  
這。方。纔。是。光。明。磊。落。的。行。逕。也。是。至。當。不。易。的。道。理。  
華。明。公。司。的。職。務。如。果。不。能。維。持。當。然。應。該。別。圖。良。  
策。若。照。這。樣。委。曲。求。全。就。使。得。有。效。果。再。蟬。聯。下。去。  
事。麼。如。果。得。閑。我。們。多。時。不。見。何。不。到。茶。樓。上。去。略。  
也。於。自。己。身。分。有。礙。並。且。毫。無。興。趣。你。又。何。苦。戀。戀。

於。此。呢。……江。校。長。祇。管。滔。滔。不。絕。的。發。他。的。空。論。  
茗。生。却。有。些。不。耐。煩。了。忙。道。校。長。教。訓。得。極。是。學。生。  
果。然。是。志。氣。薄。弱。纔。發。生。這。種。依。賴。他。人。的。希。望。講。  
到。華。明。公。司。的。職。務。原。是。味。同。雞。肋。無。足。留。戀。學。生。  
就。謹。遵。校。長。的。訓。示。决。然。舍。去。再。作。良。圖。罷。說。罷。便。  
起。身。告。辭。江。校。長。也。不。再。多。說。就。讓。他。去。了。

茗。生。從。江。子。誠。家。中。出。來。一。路。垂。頭。喪。氣。的。走。著。忽。  
聽。得。有。人。叫。着。他。名。字。道。茗。生。往。那。裏。去。怎。麼。見。了。  
人。都。不。招。呼。茗。生。急。忙。回。頭。一看。便。嚷。道。原來。是。你。  
真。是。久。遠。了。那人。便。握。住。了。茗。生。的手。道。你。現。在。有。  
策。若。照。這。樣。委。曲。求。全。就。使。得。有。效。果。再。蟬。聯。下。去。  
事。麼。如。果。得。閑。我。們。多。時。不。見。何。不。到。茶。樓。上。去。略。  
也。於。自。己。身。分。有。礙。並。且。毫。無。興。趣。你。又。何。苦。戀。戀。

兩人便隨意走到最近的一家茶樓上。泡了一壺茶。坐了下來。茗生便道。嘯狂兄。你近來想還得意呀。那人哈哈大笑道。你還叫我嘯狂足見得是彼此疏闊已久了。我這徐嘯狂三個字。祇有舊朋友知道。至於那些新朋友見了面。誰不稱呼我一聲粲霞居士呢。茗生訝然道。粲霞居士就是老兄麼。不瞞你說。我近來久不看戲了。祇是性之所好。報紙上所登的各舞臺戲目。以及那些評劇家的劇評。每天總還看上一遍。也知道近來有個由票友下海的粲霞居士。唱小生唱得很好。但是那裏想得到就是你呢。你從前和我們在一起頑耍的時候。本來就是一個出色的人。如今果然成就了。但不知還有那幾個舊朋友。近

況如何。我如今廻想前塵。真是別有境界了。粲霞道。提起那些舊朋友。也都風流雲散了。祇有最少數的幾個人。有時逢着堂會。還偶然客串。至於認真入了內行的。却祇有我一人了。你是屏絕嗜好。專心求學。當初雖和我們混在一起。如今却是截然兩途的了。聽說你畢業以後。進了一家什麼公司。這究竟是哪一種正當的職業。薪水和位置。想都還可以過得去呀。茗生長長的歎了一口氣。說道。真是一言難盡。當下便將他近來種種困難情形。很詳細的說給粲霞聽。說時幾乎聲淚俱下。粲霞聽他說罷。呆了半晌。便道。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要和你講橫豎。我也不過爲彼此。要好起見。所以向你上個條陳。依與不依。自然。

要由你自己主張據我的意思你此刻既然侘傺無聊何不索性改行換業呢茗生道我左不過是一個學校畢業生又沒有旁的特別本領就是要改行却也苦於無行可改哩粲霞道你真是聰明一世謄懂一時眼前現放着一個榜樣在此你何不也學上一學呢茗生這纔恍然大悟道你教我也跟着你唱戲。學呢茗生這纔恍然大悟道你教我也跟着你唱戲。花衫麼我們大家都說你嗓子身段面貌般般都好花衫麼茗生這纔恍然大悟道你教我也跟着你唱戲。祇要學得工夫純熟了上起臺來不怕沒有人捧祇因你後來不願再幹這種玩意所以也就不成問題了如今你憑着自己這點兒正當的才能在社會上試驗了好久不但絲毫沒有發展並且還弄得踢天。

踏地幾乎不能維持生活那麼爲你設想倒不如利用你這唱戲的天才趁早在舞臺上博個立足之地。了老實說爾我在社會上謀職業無非爲的是金錢。若講到金錢問題祇怕還是唱戲能彀多掙些錢哩。不說別人就拿我來作比例眼前也居然拿到四百元。一月的包銀你是唱花衫的花衫的聲價自然要比小生來得貴些你唱戲的本領又在我之上將來若吃了這一行的飯說不定每月可以賺個一千八百試問你若幹別種事業別說是不得志便真個隆直上也那裏能到得這般地步呢茗生想了一想。便道你的話確也不錯祇是我的戲已經多年不唱了如今要再練習起來祇怕也不能討好況且一個

票友要在舞臺上漏臉也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情。哩粲霞道這倒不要緊你如有意我大可以幫你的忙。你雖然多年不唱戲不過是生疏些從前所學的根柢究竟還在祇要再排練個一年半載就可以純熟若嫌戲少不妨隨時再多學些我和眼前這位花

一定敬謝不敏了……這一番話說得十分懇切十分透澈果然將茗生的心思說得活動了。

一年以後伶界裏面便有個柳派花衫王麗春出現了。兩年以後這柳派花衫王麗春就成了一家明星舞臺特聘他去作爲台柱並且還角了有一家明星舞臺特聘他去作爲台柱並且還替他大登廣告說是由京南下的幾家小報上差不多天天都載着談論王麗春的劇評其實也不能真多。是劇評竟是一篇篇的劇讚對於王麗春歡喜讚歎及那些評劇家又都是很熟的等你戲差不多學好了祇要我替你到處一聯絡借着大家的力捧上一捧包你可以一唱而紅到了那個時候祇怕再有什麼華明公司要卑禮厚幣的聘請你去做經理你也

這樣一來王麗春的聲名越大他唱戲的包銀也就突飛猛漲差不多每月總在三四千以上了社會上一般人的眼光對於王麗春也幾乎將他當作一個。

名人看待便是第一流的闊人見了他也總要另換出一副特別態度來顛倒去恭維他奉承他這個當兒除了常和他配戲的小生徐粲霞以外又有那個能料到他便是兩年前在華明公司中祇拿着八塊錢一月的薪水還要被裁的練習生王若生呢！不但旁的人不明白他的底細便是作者筆下也不敢再提他的舊名字要改喚他作王麗春了。

有一次當地頂頂有名闊老張濟生的老太太做壽。家中大唱其堂會戲像這種很闊的堂會當然不能不羅致名角了要羅致名角當然第一個便要來邀。這位著名花衫王麗春了這天晚上麗春演的是麻姑獻壽他還沒有上場台底下已滿滿地擠着許多。

人一個個的視線都釘住在台上不肯霎一霎眼等到值台的掀起門帘麗春纔一脚跨出去就聽見四面八方同時並起暴雷也似的一聲喝彩彩聲之中又夾着些鼓掌聲麗春受着了滿堂賓客這樣熱烈的歡迎便也十分高興這一齣戲便格外聚精會神唱做得異常認真祇是他偶然向台下一望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靠近台口第一排上端端正坐着一位道貌岸然的賓客不是別人正是那位明德學校長江子誠麗春暗想今天可真丟了醜了他從前因爲我入了票房唱戲曾經苦口告誡那一番說話我直到如今還深深的印在腦筋裏面不料今日之下我於正當事業一無所成好好一個有志的青年

這變作梨園子弟自問有何面目再見這位舊校長。若在平時見了他雖然心中覺得慚愧也還好些至於這個當兒正是粉墨登場弄姿獻媚却偏偏教他來看我的戲豈不要窘煞人呢但願他老眼昏花一時認不得我也就罷了麗春似這般心中默算口中唱詞早已走了一板便是動作也不免略慌了些的手腳幸而台下的人還依然不住的在那裏喝彩再偷眼看那江校長也高舉着兩隻乾枯的手掌拍個不住麗春方纔放下了心重整精神將這一齣戲做完了便想回去偏偏有幾個賓客又擁到後台來定要拉他去入席飲酒並說主人已特為他另備一桌還親自在那裏等候着他要和他把盞哩麗春却

不過衆人的意思祇得聽他們簇擁而去到了客廳上免不得要和大家周旋一番走過江子誠的面前禁不住心頭小鹿亂撞覺得避開也不是招呼也不是一時沒有法子祇得向他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口中嚶嚶了一聲含含糊糊的連字眼也聽不清楚誰知那江校長却忽然將他一把扯住嚷道啊呀你就這是若生麼可見我方纔沒有看錯我也恍惚曾聽見人說過道是你已經入了梨園行了却祇怪我向不看戲所以雖聞得有這樣一個鼎鼎大名的花衫王麗春却從未到明星舞台裏去認識過一次廣告上了茗生被他這樣一說祇羞得低下頭去不能答言

這時候那許多賓客已如栲栳般的圍了攏來都紛紛地說道江老原來和麗春是舊相識今天壽筵開處得遇故知那更是佳話了江校長這時便也興高采烈的說道好教你們得知麗春原是我的舊門人老夫門下有此佳士你們應當怎樣賀我呢衆人一迭連聲的和鬨着道當賀當賀說時便將江校長和麗春拉在一桌上坐了下來主人張濟生忙走過來在他們兩人面前恭恭敬敬地各斟了一杯酒其餘的賓客也各自入席去了鳥亂了半天至此方得暫時安靜可是席間又有一個賓客提議說麗春今年恰好三十歲了我們應當替他熱鬧熱鬧別的事情忽然呆板不過他思前想後心中自有一種特別的都還容易祇是先要有一篇很好的壽序却非老手

不辦主人張濟生便道這是再巧沒有的了要找做壽序的老手惟有江先生他原是個詞章家麗春又是他的門生以前種種經過諒他都知道得比我詳細這也是義不容辭的了這句話一說大家都拍手贊成江校長也欣然道這是當得効勞的便不是你們這樣說我自己也要討這個差使了……這個當兒祇有麗春的態度轉是十分靜默憑人家這樣說祇略略遜謝了幾句並沒有多說話大家看了都覺得詫異說他平日應酬的工夫很好何以今天忽然如此呆板呢其實一個玲瓏活潑的王麗春怎樣的會忽然呆板不過他思前想後心中自有一種特別的感觸罷了



## 新笑林

閩北徐公

### ▲上天堂

火車中一個牧師向一個乘客問道。你信上帝麼。那乘客一時回答不出。牧師又道。那麼你沒有想過將來的事麼。死後不打算上天堂去麼。永遠在這罪惡的地上麼。那乘客反問道。但是你呢。你怎麼樣。牧師道。我是不用說了。很想早上了天堂去侍奉上帝。乘客即道。那麼等火車到了下一站。你快些換車子罷。牧師忙問何故。那乘客說。這一趟火車。不是赴天堂去的。

### ▲醫生的手

一個醫生在路上被行人撞了一撞。他大怒。舉起拳頭就重重打了此人一下。此人才始知道是位醫生。便急道。先生。你怎麼恨不得打我呢。得罪了你。你只管踢幾下好了啊。醫生即問什麼緣故。那人答道。你一動手。從來沒有放人活過的。



## 文壇趣話

施濟羣

### (六)天台山農之暴躁

▲手刃變兵百餘人

▲一拳打破電話機

上期我說徐卓呆忽然想起天台山農來了。因為天台山農與徐卓呆都有很顯明的特別標記。不過他們倆的標記不同罷了。徐卓呆的標記是

霎眼。天台山農的標記却是一臉大麻子。他們的商標既已不同。他們的性質自然也是各異。徐卓呆是善於滑稽。天台山農却是粗鹵暴躁。據他自己說。民國初年。在程德全那裏當執法長時。一言不合就要用武力解決。第二師兵變。蹣跚金闖平定之後。

## 文壇趣話

二

捉到變兵一百多人都是他親自執法。把衛生丸一顆顆送到變兵的腦子裏去。也可算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了。後來在民國三年給袁世凱當亂黨捉去。飽嘗了幾個月鐵窗風味。釋出之後。一場大病。幾乎死去活來。纔把性子磨沉了許多。

他雖說把性子磨沉了許多。其實有時候依然要露出暴躁的本相來。有一回。他在家裏打電話。打了好幾次。接線人不是說有人在那裏打。便是任着那機器噏噏噏不來理他。結末

一次。依然說沒有打好。惹得他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提起拳頭。不問情由。就在電話機上碎的一拳。只打得那座電話機頓時裂成幾片。他纔悻悻而出。唉！何苦何苦。你的拳頭打不到接線人身上。那些接線人靠了外國人牌頭。決不會因你一打就改除惡習慣的呢。

### 介紹

鄭醒民先生所編「梨花雜誌」內容豐富多係名家之作。昨承惠贈一冊。特此誌謝。並為介紹。

我有十八年沒到蘇州了。今年秋天爲了有件瑣屑的事。趁便想訪訪朋友。遊遊名勝。因爲十八年前我却是以蘇州爲遊釣之鄉。所以感情很好。不舍得忘記他。我從南京上車的時候。在車箱裏。便碰見一位老同

年。他是安徽鳳陽人。從前也在蘇州混飯吃。光復以後便還他的老家去。所以他和蘇州也有十年的闊

別。這回他到上海去。說勾當事畢。可以來暢敘幾天。

因爲他在督軍署月支一注乾薪。沒有事體做。只是

在各處亂走。一來想走走熱路。仍舊官興未衰。二來

趁便遊山玩景。尋些快樂。我見他威廉式的鬍鬚。翹起在上唇上。戴着一副魯克式的眼鏡。雖是面色蒼老了。却比從前瓜皮小帽。光油小辮的神氣來得發

皇了些。未到鎮江以前。兩下都說些寒暄的閒話。過了鎮江。在寶蓋山洞裏。黑濶濶地。他猛然觸起一樁舊觀念來了。他說。有一位丹陽的老朋友華陽士。可曾碰見過。我略略的一想。便想起那位華陽士來了。我說。



## 故人之子

二

華陽士可不是那光緒年間在游學預備科充當文牘的麼。他說是的。在光復時候。他在滬軍都督府做秘書。不知道以後怎樣。我說。華陽士倒沒有什麼大變動。只是他的兒子春山却鬧下了不小的禍呢。他急忙說。那一回事。我說。二次革命。春山在漢口組織了一個秘密機關。有意裝成藏垢納污的模樣。其實却是做長江上下游革命黨人往來的居停。傳遞消息的樞紐。後來給一個被逐的黨人告發了。便給領事署封去。幸虧他有一個相好的土娼。和領事署裏的書記很熟。事前早知道的。便通一個信息給春山。春山趕緊逃走。一脚逃到日本。去年又到張鬍那邊去混了三個月。今年的春天。又到廣東去兩個月光景。夏天我在南京碰見他。很覺狼狽。他匆匆的點了幾點頭去了。前天徐小扇子到福建去。組織什麼建國軍政制置府。聽說他又是府裏一位重要職員。花頭真多。若是做起事略來。倒很有資料呢。我那朋友不禁也笑起來了。後來給查票的人來打斷了話頭。接着在常州車站。和賣篦梳的用盡氣力講價錢。到了無錫。又是買包子吃。忙着剛到滸墅關的當兒。他預備講一件事體給我聽。他說。事情相差不遠。不過結果有些不同。並且已經有了歸宿了。我們儘可以蓋棺論定了。他那時把手腕口的手表瞧了一回。說沒有多少時候。要到蘇州了。講了沒完。比不講還不好。聽了沒完。比不聽還難過。索性等上海勾當完結。再來蘇州找你細談罷。這麼

一來。我便和他在蘇州車站上點點頭分別了。過了三天他果然不爽約。從上海來看我。我便和他在留園幽靜的地方泡了一壺茶。足足講了三個鐘頭。纔算完結。等到我們出門的時候。已經萬家燈火。馬路上頓然換了一副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景象來。

我那朋友說的那一個呢。看左面幾行。就明白了。

「我們鳳陽地方的風土人情。大概你也有些知道了。那傳流到江南來的花鼓調裏面。不是有這麼幾句。「說鳳陽。話鳳陽。鳳陽原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那麼鳳陽種植的不講究。也可想而知了。原來鳳陽地土。灌溉很不便利。惟有靠着雨暘時。若方能豐收。在春天下種的時候。把泥翻過。趕着一輛車兒。在田裏往來的走着。把種子向四下散布。以後也不去墾殖。聽他自然的發育。真是靠天吃飯呢。不幸下了幾天雨。田裏便一片汪洋。盡成澤國。一來爲着水道不通。去路不暢。二來爲着四面山嶺。瀉下來的不少。來源既旺。因此很容易成功水災。或者幾日不雨。不能戽水。便成了旱象。所以十年倒有九年荒了。但是荒了以後。八口之家。吃是少不來的。誰能挨這個飢餓。那麼不得不挺而走險了。光復的時候。更是羣盜如毛。後來官軍招撫。化盜爲兵。總算四方肅清了。中間有一家人家。說也可憐。那家姓包。主人名喚遇

## 故人之子

四

吉住在一處村莊上。是我的世交兄弟。和我家有了五代的世誼。所以很是關切。簡直比親戚還要親熱。真  
是有無相通。休戚與共了。但是這一回。很使我抱了非常之歎忱呢。那包遇吉很有幾個錢。却一些沒有名  
聲。因為他世代只是半耕半讀。不圖虛榮。他家自乾隆以後。連秀才也沒有一個。那年我僥倖中式了。遇吉  
十二分的欣幸。以為大家又多些照應了。不料光復時逢了水災。一村上的農戶都譁噪起來。遇吉知道時  
勢不比從前。人心都在浮動。不要鬧出事兒來。因此他很慷慨的。把年上積下來的米麥。減低了價錢。耀給  
他們。起初倒還安靜。後來那些貪心不足的。糾合許多一錢無着的窮漢。藉端滋擾。反而多了許多煩惱。遇  
吉便恨恨地索性不耀了。這一來。惹起他們有力的反動了。謠言也時刻製造。說是要來搶劫了。要來放火  
殺人了。遇吉聽着十二分的着急。和我商量。我那時一方面把他一家老小。接到我的家裏來。因為我的村  
莊。還沒有這樣紛擾的情形。可以苟且偷安。一方面到縣裏請兵來彈壓。但是這件事做得太操切了。並沒  
有想到招兵容易。散兵難那句話。我的意思。只要做些紙糊老虎模樣。把那些烏合之衆。嚇散就是了。誰知  
他們到了村莊上。大張旗鼓。如臨大敵。見他們敲門打壁。便上前抓住幾個大眾。抱頭鼠竄。真是雞犬不留。  
奏凱而歸。割雞竟大用牛刀。那些農民。更是切齒憤恨。結怨愈深。我看風頭不對。便慫恿遇吉移家他避。那

遇吉便離開故鄉。到蕪湖居住。要想還來整理產業。却沒有這冒險的膽量。因此把產業羊肉當狗肉般賣去。在蕪湖經營了一處糧食店。倒也可以相安無事。有重振門庭的希望。我那時心下略略安慰一些。不想遇吉的兒子子元應酬工夫極好。交際很廣。蕪湖又是通商大埠。自有許多鑽天打洞的人才和他往來。因着他家有的是糧食。就有幾個朋友把運米出洋的大利。說得他心裏熱烘烘地。躍躍欲試。先搭了一兩次小股分。居然有些油水。後來經驗愈富。膽子愈大。手面愈闊。信息愈靈。他拜了一位督軍署副官做老頭子。孝敬幾千塊錢。取到了一紙軍米護照。便是虎狼似的厘卡。也奈何他不得。這麼幹了一年多。非常順利。足足積了二三十萬。只是掩耳盜鈴的事。萬萬不能持久的。有錢到手的。固然不響了。沒有錢到手的。眼看着人家不勞而獲。自然要起妬意了。可巧那副官爲了軍械上刻扣佣金。給軍需科長告發了。督軍便翻轉面孔。提他嚴問。那時節許多含有妬意的。索性墮井下石。把私發護照。運米出洋的事。也附帶呈控。有名次護照爲憑。督軍便把案中有關係的人一起拿交軍法司研訊。副官知道不妙。只得都推在子元身上。子元設法把家產盡行變賣。翻箱倒篋。盡其所有。去上下打點。幸虧錢可通神。那軍法司平時也得過些好處。便把副官判了半年的監禁。子元判了十年的監禁。遇吉急出一場大病。成了瘋癲。我那時得了消息。暗地裏

## 故人之子

六

替他疏通解釋。好容易在前年。督軍升了巡閱使。便把子元特赦出來。我看他換了面目。這鐵窗風味。真是難捨。最可憐的。他闖禍那年。還只有十八歲。雖是對下了親。却沒有娶來。如今女家自然提出離婚了。他很決心要出家做和尚。我說你的年紀正可有爲。爲什麼這樣卑怯。只要從此走正路。自然可以重做個人來。當下把他改了個名字。喚做重民。是勉勵他重新做人的意思。幸虧他口才甚好。人家很看得起他。我便薦到一家公司裏去充當庶務。並且替他娶了妻子。成婚了不到兩個月。遇吉去世了。他臨終的時候。拉着我的手。有氣無力的指着子元。那時只剩了十分鐘的壽命了。所以不能和我說話。我知道他把子元重託我了。我爲了以前有了那回愛之適以害之的事情。我那有不竭盡棉力。稍贖前愆呢。如今子元還可以自立。總算我對得起老友了。但是那半耕半讀的家風中絕了。』

我說。這件事也不能算是你的罪過。因爲愚民無知。自取其咎。遇吉既然有這樣慷慨的舉動。爲什麼反而欺嚇他呢。至於光復時候。有了一枝鎗。便一切都沒有了。無怪他仍大題小做了。子元年少妄爲。也是自敗之由。要不是早經些挫折。恐怕以後的失敗。還要厲害呢。你老先生畢竟古道可風了。

那時茶房進來對我說。有電話。我便走去聽來。原來有一位世家公子。說起來有些世誼。昨天碰見。略略談

了一回。現在却來邀請到桃源坊靜姝家吃酒。我謝絕了。便來對老同年說了。他問道蘇州世家不少。他姓什麼。我說是前清廣東候補巡檢的孫子。湖北候補知縣的兒子。姓汪。那時節茶房還沒有去。也攬嘴說。可不是汪曲子麼。他去年中了半張利濟頭彩。纔這樣有場面。以前的產業。老早給他七八年前。掉霍得精光。要不是頭彩來接濟。恐怕要拉黃包車了呢。我笑着說。太挖苦了。說時拉着老同年。到酒店裏談談去。那時燈火萬家。一聲聲清脆的歌喉似在那裏笑。又似在那裏哭。那知道都不是。却在那裏唱呢。

## 玉連環

許瘦蝶

海虞俞子嘯琴與龐女士鏡夢結褵時園菊適呈並蒂之瑞越月攝影

徵題爲填此解

老圃奇葩開了素輝相照果然貞白守家風却一樣丰姿皎證到秋心絲渺解頤微笑並頭花對比肩人似識得雙棲好

# 紅吳謠

程瞻廬



吳謠中之言及紅者各有寓意。如「神仙難斷瓜裏紅」言事之不可測度也。「放紅老蟲」言揭破人之陰私也。「紅馬桶裏拏幾個根多」言須轉世投胎也。（拏幾個根多猶言翻幾個筋斗）「炒蝦等不及紅」言急性也。「貪了一紅拉脫不同」言爲小而失大也。茲本其意演爲新歌謠如左。

## （一）神仙難斷瓜裏紅

東鄰人家新嫂嫂，一個肚皮蠻蠻飽。十月滿足轉眼到，預備臨盆忙不了。公公出門買苦草，婆婆在製家纏裸。有人猜他養個女娃娃，有人料他產個男寶寶。你也猜我也料，還是雌還是雄，還是夢魘，還是夢熊。神仙難斷瓜裏紅。

## (二) 放紅老蟲

三年老夥計辛辛苦苦做生意東家見了和人商議加他幾元薪水也好鼓勵鼓勵那人眉頭幾皺心生一計兩爿嘴脣皮湊近東家耳朵裏如是這般沒多句東家聽了便生氣東家生氣苦了夥計一隻飯碗拍的落地飯碗落地返家中忙了三年一場空一場空被人放隻紅老蟲。

## (三) 紅馬桶裏扦幾個根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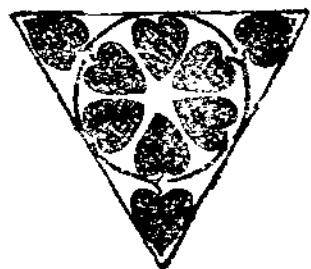
若要家不和討個小老婆小老婆房裏裝潢得宛比金窯銀窯大老婆房裏躡蹠得宛比豬窯狗窯小老婆手上亮晶晶的金鋼鑽大老婆脚上鞋頭破襪頭穿一樣老婆兩樣看大老婆心裏冤不冤冤不冤苦不苦拉住丈夫嚙嚙嚙鼻涕眼淚一場糊塗我也是你的老婆他也是你的老婆不該有了他沒了我寵了他欺了我抬舉了他壓倒了我丈夫聽了笑呵呵他是美嬌娥你是醜婆娘你要比他差得多你要比他怎麼比得過若要比得過紅馬桶裏去扦幾個根多。

#### (四) 炒蝦等不及紅

讀得幾頁。激喇賣便去洋行充大寫。學得幾個加減法。便去測量北寺塔。快些。快些。豪燥。豪燥。(吳語呼迅速曰豪燥)天上麻雀叫。便去斬蔥椒。快些。快些。豪燥。豪燥。三歲孩兒。纔會跑。便去學習撐篙跳快些。快些。豪燥。豪燥。今天會謫五更。調明天便去刻詩稿。說着風便扯篷。炒蝦等不及紅。

#### (五) 貪了一紅拉脫不同

聽得城裏新開洋貨號零星東西價錢真相巧。起了一個大清早。匆匆走急急。跑挨肩。擦背軋進去。果然被我捷足先趕到。買了一塊手巾。兩塊肥皂。便宜一百銅錢。要算比衆公道。揚了便宜回身就跑阿呀不好。碰着挖包。四塊現洋。念塊鈔票。一搭刮子不見。了揚了小小便宜吃了大大苦惱。揚的便宜只有一百老青銅受的損失倒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一聲長歎。雙淚落胸。貪了一紅。拉脫不同。



## 垂死的老婦

沐廬主人

市梢的石橋旁邊。有三間矮小的古屋。已呈着將要傾頽的樣子。這屋的主人翁。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婦。她家也有良田數畝。平素靠着耕種度日。自從丈夫過世之後。便依靠兒子媳婦生活。她的兒子既是個農夫。當然沒有受過教育。所以待遇她。也不過能盡犬馬之養罷了。她倒也很知足。兒子媳婦到田裏耕作去了。便替他們看顧看顧小孩。照應照應門戶。頗能爲兒輩盡力。豈知老天最忌的是人家過着太平日子。所以特遣幾位瘟神下降。有一年忽然疫癘盛行。生生的把她兒子葬入棺材裏邊。這一來把個白髮老母。青春少婦。幾番哭得死去活來。但是

也不能把已死的哭活回來。只索罷了。

人家說幼年失母。中年失偶。老年喪子。是最傷心的事情。這老婦人既遇到這種拂逆的境地。自然痛切喪明。加以年邁力衰。精神薄弱。不多幾天。便淹綿床褥。不能支持了。她家境既不十分富裕。又遭了大故之後。怎樣還有餘力來供醫藥費呢。所以也祇能聽其自然了。她媳婦既有孩子累着。還要一個人做丈夫在日兩個人做的事。天然不把她婆婆的病當椿事情了。

一天晚上。老婦人病中覺得口渴異常。想喝一些湯水。喚了幾聲媳婦。那裏有人答應。想自己起來拿罷。不要說下床。連坐都坐不起來。只得打熬過去。到半夜之後。委實打熬不過。明知自己不病死也要渴死了。心想養兒子真沒有用處。我不。要說兒子的好處。得不到現在爲兒子病得連喝一口水都沒得。兒子是死了。媳婦照例應該代替兒子的職任。現在竟看都不來。看一看。唉！誰說養兒能夠。防老啊。

老婦人正在悲傷。忽聽得屋後窗櫺有些聲響。借着天窗上映進來的月光看時。忽見一條黑影一閃。這時候老婦人垂死的腦筋中忽然靈機一動。便發出極微細的聲響道。你……這人……不必藏藏躲躲……快……快過來。我……有事求你呢。說了一聲。不見答應。更道。我……現在病……病得話多說不動了。難道還……有甚麼不利於你麼。你可憐我。快……過來。我……有事求你呢。這斷續續續微細而帶顫抖的聲響。無論是誰都聽得出這人已病得極沉重了。這話說完之後。便見一個面目黧黑。衣衫襤襤的男子立在面前。老婦人喘了好久。纔道。我……我看你的樣子。決……決不是過路借盤纏的。大約爲饑寒逼迫。纔出此下策罷。那人點了點頭。老婦人又續說道。我現在……病……病得渴……渴極了。謝你到……後面廚房裏去燒……燒一些水給……我喝了……我這屋裏的……東西。隨你要……要甚麼……儘管取去好了。那賊見他病得這般可憐。果然強盜發善心。到後面去燒了一碗茶給他喝了。那老婦人喝了這一杯茶。宛

似得了玉液瓊漿沁入心脾一時萬感全集她想我平日爲兒子媳婦做了一世牛馬臨死時要喝一杯茶都難得像登天一般兒子先我而去不能服侍我到死倒不如這偷兒眼前祇給他一些東西反能夠服侍我到死唉！養兒子有什麼用世界上爲兒孫做牛馬的爲什麼到死都不悟啊……

明天她的媳婦起來了見廚下柴草叢亂屋後窗也開着偶然到婆婆房裏一看只見老婦人已死在床面上露着笑容房中值錢的東西都已不翼而飛那一盃啜餘的殘茗却在桌上

### 花朝日訪鵝江鶲士喜賦一律

瘦蝶

乘興籠鵝訪右軍虛窗淪茗話離羣病猶有藥能瘳我（余病肺漸瘥）痛到無言可慰君（君時悼亡）鬢影平添幾絲雪夢痕重證一樓雲（是夕宿巢雲樓）風華潑眼河橋柳畫出韶光又二分

## 技擊瑣聞

金惕夫

▲禿禿

二十年前濟南道上有禿禿者。不詳其姓氏里居。人以禿禿呼之。余因以禿禿名吾篇。禿操御車業。駛絕迅。時人以造父目之。客有謂禿具此力。曷不別謀生涯。而操此賤業者。禿喟然曰。室亡家破。弟兄輩俱死。非命祇我僅存。復何有意於世耶。客奇而詢之。曰。我老矣。行且就木。卽亦不諱我盜也。隻手能舉百鈞物。踰重垣。跨息可達數百里。殺人千里。外如探囊中物。謂予不信。請嘗試之。卽見白光一縷。如素蜺橫空。禿戟指曰。着道有樹數十株。大均可合抱。睂眼倒其間半。客驚曰。然則汝果盜耶。曰。然。曰。盜何御。車將毋不利行人乎。言畢返身欲走。禿曰。是固客所不解者。客毋恐。請得片時暇。爲客言之。先是。我家頗富。父亦能技擊。里之無賴。皆目眈眈。欲逞不軌。畏父勇。不敢輕發。一日。村右某寺來一掛單僧。年近古稀。精神矍鑠。如少年人。善拳勇。有壯力。數十人以索貫其拇指曳之。不可。

屈衆將藉僧力以快意我家。善結僧。又詭言我家如何富而不仁狀。僧信其說。越日而難作。父竟死時。我年十一二。聞警慄伏。不敢稍動。僧見而挾我行。耳際風聲颼颼。目不敢一啓。不知幾何時。至某山古刹。先有如我年者十七人。僧日夕以技擊訓吾曹。無少間。督責綦嚴。衆咸不堪。然又煦煦如慈母。實畏而愛之。未幾。吾曹俱能踰高牆。跨危河。猱升丈八之樹。矯捷如猿猴。僧又出令藥吞之。達旦。飢膚火熱。筋弛骨懈。略一轉側。必剝有聲。越數月。熱漸退。筋骨亦舒縮自如。膂力倍強。僧曰。此大力丸也。又命於衆曰。劍術爲吾國絕技。今漸失傳。老衲之祖。從十三劍俠盲道人習此術。得其玄奧。後以軍功擢副將。世傳其術。至老衲而藝益進。然謂人世間事。將不可復收拾。因祝髮天台。息隱於此。比年歷遊國內外。頗有人提倡宗族主義。逆料不出數十年。將有政治上之大變局。第非武力不足以促進國家幸福。非劍術不足以言真正之武力。劍術之源流。不得悉攷。要皆氣盛藝精。充大公之心。爲義俠之事者。其派別則不同。言拳術者。有南北之分。北派以多力勝。南派以內工勝。究其極。各有深理存焉。劍術則融合南北之精神。而別創氣體之作用。變化之秘訣。

然有劍與丸之別。練劍不易。練丸尤難。故凡用丸者。藝必臻佛氏所謂上乘工夫。而劍決非其敵。昔十三劍俠中。無有能者。呂四娘獨以是稱雄。傳其術者。祇一人。今遍國亦惟此一家矣。老衲不欲再墮塵世。故集爾輩授劍術。使此道賴以僅存。然而非堅忍之心。毅然之力。窮年累月而習之。必不易登峯造極。爾輩宜各自勗。頃有友約三年後會晤某山行將別爾輩。茲各贈一劍。聊誌他日遺念。苟歸聚精會神。運而用之。亦足自豪矣。言畢。出利劍一束。數之適十八枚。拂而視之。寒氣逼人。研斷碣立碎。蓋皆百鍊之劍也。僧復教以進退起伏虛實奇正之法。藏劍使劍禦敵殺敵之訣。自朝抵暮。勤加揣摩。如是者二載有餘。衆皆能乘劍駕雲。白晝殺人。一日。僧謂吾曹曰。此地不可久居。爾等宜各去。三年之約將屆。老衲亦行矣。衆咸唯唯。僧既去。私忖父死於盜。大仇未伸。有藝若此。何不歸謀一報耶。因別衆。遄返而宿食所在。莫不需資財。兩手空空。將何應付。遂思一逞肱箋。小試我技。竟無往勿售。繼念由此致富。即亦非難。腰纏既足。再賦歸去。猶未爲晚。然殺人越貨之事。既多官吏。自不能不嚴緝。顧我兄弟輩雖各分飛異地。聚散靡常。而千里函約。如在目前。况

皆負絕技。懷利器。尋常捕快。焉能羅而致之。會有巨餉自都中來。道經我所。卽糾衆向假萬金伊等驅車逕行。似不聞知。吾曹各掣劍恐之。卽有一少年出。可十六七歲。容貌姣麗。宛似好女子。徐徐拂拭履襪。態殊閒適。視吾曹而笑詰。將何爲。吾曹復告前語。少年微哂曰。隨先人行遍中國。無敢擣虎鬚。若輩豈食豹子胆者。乃來饒舌耶。衆意其孤無援。似易與者。羣擲劍逼少年。少年徐作呼嘯聲。口出一丸。禦羣劍。丸如彈大。白光飛舞。擊羣劍。如迅風掃落葉。我知此卽僧所謂劍丸。定不能敵。因各返身遁。然瞥眼間已殲斬殆盡。我正危迫時。僧忽來。少年垂手問好。我大呼求援。僧爲我緩頰。始獲幸免。但頂髮已被削。微僧至。亦作泉下人矣。竊念藝如我兄弟。縱橫宇宙可也。乃爲黃口小兒。殺戮幾盡。寄身綠林。良亦至險。而天下能人之多。正不知凡幾。卽毅然改悔。立操是業。雖僕僕風塵。無非爲人作嫁。而優遊自在。轉覺安適。行旅之或遇強盜。反爲作捍禦。故人多樂就我。獨念父讎未復流爲罪人。不孝孰甚。是用耿耿者耳。客畢聆其說。爲驚悸者久之。禿禿旋亦駕車去。

# 滑稽尺牘

徐卓呆

## ●子向父算飯錢信

某某老同胞

我用這種稱呼對你。你一定以為奇怪。要說我不應該了。你總要怪我為什麼不照一般的人那麼稱你為父。其實這種謬見很不對。中國四萬萬同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那一個不是同胞。階級式的稱呼是不適用於今日了。我為特別尊重你。起見便在同胞二字之上加了一個老字咧。今天寫信給你並非別事。打算要和你算一算清飯錢。你別嚇。我是很公道。把二人的飯錢抵消了。叫你找一找清零頭罷了。我十九歲就能自立。所以你只好算養了我十八年。換一句說就是

滑 稽 尺牘

二

我吃了你十八年飯，我從十九歲起，賺了錢，便擎回來養你。就是給你吃飯了。照例應當供給你到我三十六歲為止。纔算兩不吃虧。到其時我養你的義務已完。大家十八年，總算還了你了。但是在我三十七歲的時候，你已不能賺錢，要我只管養你。如今我四十四歲，養了你八年了。這八年的飯錢，無論如何，你總要算給我的。還有五年前死去的你那小老婆，也應當有三年飯錢要算給我。請你一起付我。罷包飯作價錢。每月每客六元。應當付我七百九十二元。方可清賬。此外你住的穿的，總算你和我母親有些關係。我就借給你用用罷。好在你將來一死，總是我的。講到財產，那是祖上傳下來的。你我都不過經經手。自然大家都得輪到的。七百九十二元，請你在三天內付下。否則第四天恕不開飯。我們夫婦上館子去吃了。

小同胞楊不驕上

# 曾淑九

心累



曾淑九。安徽天長人。先世業農。遭髮匪難。全家被毀。時淑九祖父雲生年二十餘歲。逃而免流落皖垣蓬首垢面。與乞人伍。有富室吳某見而憐之。留爲雜傭。雲生婉轉承順如人意。主人絕嬖愛之。方擬爲謀室。會私一婢懷孕。三月始覺。即以妻焉。生一子名朗如。卽淑九父也。雲生隨主宦江浙。稍有資蓄。及其主。葬諸郎不能紹。父業競爲門戶。而雲生又陰左右之。

曾 淑 九

二

閔益甚復導爲狎邪遊未二年遂蕩其家及朗如還雲生已買田置宅稱小康焉年二十三爲娶賣花姬何氏女女名娟娟貌美而淫悍甚招蜂惹蝶穢聲藉藉閭里鄙不齒數姑微諷之則反唇相稽稍觸之則跳踉叫罵無休止不堪其虐自縊死父子隱忍不敢較惟於無人處相對泣女益狂縱會與隣閩邑令過而見之詢得其實痛笞之悍風始稍殺嫁後五年方產一子名省吾未三年又連育女一子一女名華姑子卽淑九也省吾生而暗以是不得母氏歎奴畜而草飼之朗如雖竊憐然亦無如何華姑則薄佚如母顧亦不甚喜之愛淑九八歲使就外傳常蓄甘餌以伺其歸而淑九亦靜穆如成人朗如每見其得餌輒

遺兄姊亦深喜其天性篤厚姊甚暱就之而兄則似頗落寞無何雲生病歿卒宅又燬於火家漸替何氏日聒其夫走江湖以謀升斗先朗如未嘗以術自售至是始受舒城羅氏聘寓其家羅名涵叔原籍亦天長人先世曾有姻誼相處久大相契厚令子呼朗如爲叔子名大豐小淑九一歲年十一矣淑九每省父輒作數日留兩小嬉遊亦甚親愛食宿必偕雖兄弟不及也涵叔夫婦亦善視之每顧而獎之曰淑郎端肅大器也吾兒愚魯尙望勸誘而提携之無忘今日淑九赧然不知所答所事旣卒朗如引還音問遂隔淑九年十六省吾已十九矣人以其廢無妻之者何氏亦置之而朗如則頗以爲慮會邑有張必富故無

賴兄有遺女玉箏年十八將以爲錢樹子朗如因厚餌之張利其費遂嫁焉何氏以其晦娶也薄之鄙不加禮而玉箏柔順義命自安略無忤色料量家務復井井何氏始稍稍優厚之並及省吾淑九則深愛敬其嫂問暖嘘寒事之如姊每於母前爲道地玉箏亦心德之顧性端貞不苟笑言家人並重之逾年何氏誤聽媒氏語華姑嫁於孫孫年衰貌寢大拂華姑意歸寧輒啼泣不肯去父母強迫暎之啼益甚淑九爲之黯然隅語喚喚百端譬解華姑始拗顏爲歡一日涵叔忽偕大豐來數載睽違歡然道故殺雞置酒殷勤勸醉席間涵叔謂朗如曰別來數年彼此兩鬢均霜矣每念馬牛責尙未已輒以爲慮目今科舉已廢

此後欲求子弟騰達非自學校進身不可月前接至戚自南京來函道及該地風氣大開學校林立辦法頗完善故今特親送小兒往就學卽主其家刻淑郎學業奚似盍同往朗如猶豫曰吾家寒素但願其無替父業足矣他非所望涵叔力勸曰淑郎英俊事業未可量君今乃尼之得不令他日怨君乎且費無多如苟有所需當無不惟力是視朗如曰盛意殊足感容與內子酌之想當可如命席散設榻東廂剪燭話別後事至漏三下始辭入卽舉商於何氏何氏初不願朗如爲述涵叔語而粉飾之何氏意動但曰淑兒年尙稚素嬌養今一旦使負笈千里外良不忍朗如曰謂年稚大豐尙小淑兒一歲謂嬌養大豐乃獨子

會 淑 九

四

方今輪軌交通朝發夕至且涵叔有至戚爲居停與大豐晨夕共决不至落寞何氏顧詢淑九淑九亦甚願乃曰君旣云云任爲之可耳勿謂我誤兒子也次日以告涵叔皆甚欣喜遂擇行期於三日後華姑聞淑九將遠行特還家祖餞絮囑珍重而淑九則神色悽惋襟袖淋漓若不勝情華姑爲之慘然至期別母辭兄嫂父挽送登舟叮嚀再四復重託涵叔並請致意於其戚涵叔曰望勿念有我在必不令與大豐有歧視也見輪動笛鳴始悵然而返舟行日半即抵寧涵叔戚已俟於埠握手詢近况涵叔略述之指淑九以告其戚意亦欣然曰但居此無思家他日卒業考名足爲閭里光也遂同至其家戚高姓籍皖而遊

幕於此因家焉年五十而鰥僅一子名國珍與淑九年相若刻方在校必遇星期日始克還家一省視坐既定涵叔問學校詳狀高乃謂入校如何在校如何畢業後如何社會如何相需國家如何重視意致津津聞者歆動逾日國珍歸短衣革履氣度從容益羨之惟恐不得當高顧國珍而一一指示之並謂汝日前所言學校招致事可告羅叔國珍曰姪所進校名師範是習師資而範後進也現招初級生惟報名已逾額致期在五日後因悉大豐弟即來寧已代報此外尙有陸軍校則刻方報名考期尙未定約不出半月外意不如兩報之致後擇一而進惟淑九兄祇可考陸軍矣淑九大慨喪因懇之曰尙可爲力乎國珍

搖首曰難矣此事權操之於師我輩不能贊一辭也。固哀之涵叔亦爲之躊躇曰或能設法否乃曰試爲之如有萬分一無不極力當晚辭去兩日無耗焦灼至不可奈直至第三日午後始欣然來曰可矣承此事者爲于師素愛弟堅求之始見允記取四日後凌晨八時往携筆墨他無須無誤也均歡然應之及時漱九與大豐辨色起匆匆餐畢卽偕往遙望龍旗飄揚校門大開氣象堂皇心竊喜私計苟能僥倖者則亦如國珍爲此中人矣旣抵校見鵠候者已及千數繁聲喧動良久始唱名魚貫入凡兩日畢遲半月又同赴陸軍校投效及榜發陸校則兩取而師校則僅有漱九名初皆無意於陸校今大豐被黜滋不快漱

九慰之曰是將擁旄開府備國家干城選亦大丈夫之所爲也何不樂焉遂各如期往涵叔爲部署畢將辭歸乃召漱九與大豐而詔之曰此行不虛汝兩人皆得其所願善所學勿荒也又謂漱九曰我歸當告若父母汝亦宜時修稟告平安俾釋倚閭望皆敬諾

漱九在校勤學而性凝重星期日必會於國珍家每以節概相砥礪學術互切磋大豐與國珍均愛重之居稍久交益善遂訂爲昆季國珍差長爲伯漱九與大豐則仲而季也三年國珍卒業去就聘於鄂舉家往又二年漱九與大豐亦相繼離校大豐留寧任軍職漱九歸娶婦尤氏世家女性端淑貌亦娟秀情好綦篤未踰月忽接大豐函謂頃紹兄於某所望速來

曾淑九

六

淑九依戀不忍別。欲辭婦苦勸之。乃悽然就道。到寧後。大豐介而往。淑九勤慎。頗得上峯歡。一月三遷。大加信任。益奮勉。平居敬肅。語不及邪。聞有言人閨鬪者。輒以敗節傷德爲勸戒。諄諄反覆。必俟其人知悔悟。乃止。遇人有急難。每銳身自任。雖成否。未可必。而其熱腸古道。人固多之矣。以是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翕然稱之。居三月假歸省。親溫清畢。入室面婦。久別欣逢。歡愛莫比。不數日。婦忽患痘。勢甚危。淑九爲之寢食俱廢。恨不能以身代。半月後。方漸愈。然已瘢痕滿面。非復廬山面目矣。及期。淑九遂行任事。如初一日。大豐皇然至。泣告曰。頃接家電。老父病。疫卒生。不能奉養。歿。不能視。含殮抱恨。終天百身。莫贖。現將。

即刻奔喪歸。淑九垂涕曰。伯父仁厚。何遂不享遐齡。承植德略。未報萬一。今遽仙逝。實深悲慟。尚望弟節哀順變。無過毀傷。以傷伯父在天之靈。大豐哀謝。越日即歸。逾月忽奉母至。謂歸後。疫張甚。一家喪亡。盡今伶仃。獨僅餘母子。現僑寓此間矣。淑九聞之。亦深悼歎。卽爲之紀理。一切饋甘。旨往存問。久而不衰。大豐母子皆感之。服闋後。淑九謂大豐母曰。弟長矣。當急宜爲謀室。以承宗祚。今有孫君。亦故鄉人。弟與姪均識之。有妹美而賢。可妻也。爲作冰上人。如何。大豐母曰。此事素縈念。然自維飄蓬。似此誰復以愛女偶之者。今承姪玉成之。感無既矣。遂涓吉行聘婚。後甚相得。逾年產一子。大豐母常抱而謂淑九曰。自

遭慘變生趣漸然今不圖復有此樂皆飲吾姪德也。淑九遜謝自淑九來寧後已三年未能一歸省雖屢接家中促回函輒以事煩任重不得脫對人言每引爲恨會母病一日三電始亟返事疾終日蹀躞床頭湯藥必親夜則就母榻側臥未嘗一歸私室聞者賢之偶其婦以微故迕母意薄詈之淑九暴怒趣令大歸婦伏泣告悔不允岳使人哀之淑九曰娶婦爲事父母也今若此須婦何爲又求之於其母母曰我固無他奈兒定不恕之何復懇爲淑九一言母乃喚淑九而婉勸之勉徇母旨始已母疾小瘳卽又往寧歲辛亥武昌首義金陵淪爲戰場百務皆停淑九亦遄歸謂婦不慊於母也屏不與同寢處家人競勸之卒

不顧時華姑婿商於外終年八九離桑梓華姑寂寞淑九聞之乃邀歸侍母未幾何氏病復劇纏綿床褥逾四旬而卒淑九哀毀逾恒日夕匍匐靈前不稍離喪旣閉華姑又感不適朗如厭囂力促之去壬子春滿廷已覆漢業重光一切更始昇平復睹淑九遂又作金陵遊仍任某所事時大豐已積功至大尉較前稍發舒亂後相逢各慶無恙一日淑九往訪忽見國珍亦在座驚訝何來別後狀況奚似國珍曰自離寧後往鄂就某校事未數月卽由鄂而湘繼又湘而贛萍蹤莫定音問遂梗老父已故身亦娶且抱子矣去歲亂作遂致閒廢幸數載辛勤略有餘蓄方擬爲歸耕計不料前月兵譁遂蕩所有今數口嗷嗷食宿無

計。自。維。寧。垣。多。故。人。或。能。見。憐。而。一。援。手。也。昨。始。抵。  
此。途。遇。大。豐。承。邀。至。家。淑。九。聞。之。深。爲。扼。腕。曰。寄。食。  
胡。可。久。昨。聞。有。某。事。可。謀。也。但。月。僅。十。數。番。暫。居。就。  
再。作。別。圖。如。何。國。珍。欣。諾。曰。落。泊。至。是。得。一。噉。飯。所。  
顧。已。足。復。何。敢。擇。幸。請。圖。之。淑。九。應。而。去。越。日。報。可。  
並。曰。爲。兄。賃。屋。於。左。旁。較。此。間。便。也。國。珍。稱。謝。居。數。  
月。頗。相。安。自。是。遂。又。同。作。金。陵。客。矣。暇。餘。之。時。或。集。  
於。大。豐。處。或。會。於。國。珍。家。回。溯。前。塵。依。稀。在。目。無。何。  
大。豐。奉。命。往。魯。往。返。須。月。餘。乍。逢。又。別。都。各。黯。然。淑。  
九。與。大。豐。同。送。至。下。關。始。返。一。日。淑。九。忽。接。父。書。拆。  
讀。之。其。詞。曰。淑。兒。別。來。無。恙。否。爲。念。汝。姊。失。德。壻。出。  
而。孕。身。既。見。逐。予。復。被。辱。隣。里。訕。笑。置。身。無。所。嗚。呼。

淑。兒。總。吾。一。生。汝。諒。深。悉。天。之。虐。予。抑。何。其。酷。今。也。  
待。死。餘。年。乃。又。見。此。豈。所。歷。尙。未。盡。耶。嗚。呼。淑。兒。實。  
予。罪。孽。夫。復。何。尤。汝。幸。自。愛。弗。以。爲。念。淑。九。讀。竟。垂。  
首。於。臘。默。然。歎。恨。終。日。盤。旋。室。中。忽。忽。如。有。所。亡。失。  
國。珍。來。訪。見。狀。驚。詢。之。淑。九。不。答。惟。噓。氣。而。已。國。珍。  
益。駭。觀。其。抑。鬱。之。深。必。有。極。拂。逆。事。亦。爲。之。悒。悒。不。  
歡。思。所。以。慰。藉。之。然。百。索。而。不。得。一。語。乃。邀。至。其。家。  
令。妻。作。黍。遇。事。寬。譬。淑。九。感。其。意。爲。之。破。顏。於。是。與。  
之。論。將。來。溯。既。往。劇。談。甚。久。後。每。逢。無。聊。時。輒。至。其。家。  
常。至。午。夜。始。返。大。豐。自。魯。公。畢。歸。方。抵。埠。忽。見。國。  
珍。携。妻。子。將。遠。行。詫。問。何。往。國。珍。忿。然。曰。予。目。盲。矣。  
尚。復。何。言。大。豐。茫。然。莫。知。所。指。堅。詢。之。乃。喟。然。曰。始。

以。若。爲。人。也。從。此。不。敢。相。天。下。士。矣。行。將。遯。跡。山。林。  
與。世。隔。絕。又。握。大。豐。手。曰。行。矣。無。多。囑。予。之。前。輶。弟。  
其。鑒。之。言。畢。拂。袖。而。去。挽。之。不。得。大。豐。惘。然。歸。其。母。  
告。之。曰。汝。知。國。珍。行。乎。大。豐。曰。適。晤。於。埠。觀。其。色。忿。  
怒。已。極。究。爲。何。事。也。母。曰。其。詳。不。得。知。頃。遇。其。隣。謂。  
昨。晚。夫。婦。鬨。於。室。勢。甚。盛。晨。即。行。矣。大。豐。曰。淑。九。近。  
如。何。渠。亦。知。之。否。母。曰。刻。曾。令。人。探。之。謂。方。臥。病。亦。  
不。知。究。爲。何。事。也。大。豐。乃。趨。車。往。見。淑。九。方。倚。枕。閱。  
書。貌。清。癯。神。色。亦。慘。澹。陡。見。大。豐。入。躍。起。曰。弟。於。何。  
日。返。一。路。佳。好。否。大。豐。曰。尚。佳。返。纔。時。許。也。兄。何。所。  
苦。較。前。消。瘦。多。矣。刻。聞。國。珍。於。今。晨。他。往。亦。知。其。詳。  
否。淑。九。曰。自。弟。別。後。國。珍。常。恍。惚。不。自。甯。異。而。詢。之。

不。得。實。密。探。之。始。悉。近。在。外。頗。有。所。沾。染。予。之。性。情。  
弟。所。知。也。深。疾。此。等。事。屢。規。之。不。見。聽。因。是。鬱。鬱。遂。  
得。失。眠。症。後。爲。其。妻。所。聞。閨。中。遂。無。寧。日。矣。前。晚。又。  
與。其。妻。鬨。爲。予。知。乃。邀。之。來。勸。說。備。至。渠。始。則。嘿。然。  
終。乃。忿。然。作。色。去。此。予。未。誠。良。用。自。撻。不。意。晨。聞。人。  
言。謂。已。行。矣。嗟。乎。大。豐。我。三。人。幼。相。狎。長。相。處。雖。國。  
珍。蹤。跡。較。疏。然。情。意。款。洽。固。謂。可。終。始。不。渝。也。詎。料。  
至。此。實。所。愴。懷。大。豐。爽。然。乃。曰。我。三。人。所。以。能。交。誼。  
日。篤。者。爲。情。意。互。投。以。維。繫。之。也。渠。今。失。節。情。意。已。  
乖。離。矣。維。繫。既。去。交。於。何。有。幸。請。弗。置。懷。淑。九。爲。嘆。  
息。不。已。大。豐。殷。勤。勸。慰。之。乃。去。月。餘。後。大。豐。自。營。歸。  
墮。馬。碎。顱。血。溢。不。止。界。還。已。昏。不。知。人。舉。家。大。駭。急。

爲延醫診治時南北失和戰機潛伏馬飽士騰各思自効大豐以傷困不能興焦灼殊甚病因日劇淑九常一日三四至慰問有加無何南師潰北軍入新陳代替氣象一更而大豐遂亦失所業貧病交繁漸至不起母妻皇急莫知所措淑九來亦計無所出惟相對唏噓而已一日勢已彌留乃執淑九手曰兄視弟尙得幾日活淑九曰吉人天相必無妨也大豐乾笑曰兄無言是生寄死歸並無足異惟母老子幼爲將若何言已大悲又曰弟與兄髫年締交於今已十數載承兄垂愛視我如胞今中道相棄何以爲懷淑九泣而言曰但請攝養無過慮萬一不測敢不惟力是視大豐合掌稱謝乃廻顧其母曰兒不孝不能終養

餘年實深悲憤今淑九兄已允兒請矣請弗以兒爲念其母時已泣不可仰適其婦孫氏持藥入聞言量仆於地急救方醒哭曰君如不幸妾何生爲大豐哽咽曰汝爲是言我心碎矣此後養母教子所賴惟卿非然者羅氏斬矣其妻倚壁痛哭不止又曰卿如不允吾在九原下亦不能瞑目也言之再三其妻始領首示之乃曰爲喚福兒來福兒者大豐子也時方五齡其母遂携至榻前大豐握之曰汝不幸爲無父兒也汝長當孝敬祖母與母勉力爲人無貽阿父地下憂又指淑九謂之曰此伯父將活汝當事之如父也兒其拜之乃按其首使伏童子無知遂亦號哭復顧淑九曰敬以累兄矣重荷大德當作犬馬以報淑九

賭狀已涕泗交流襟袖爲溼及聞言乃奮然曰弟設不諱如不如母如嫂如子者有如噉日大豐乃以首泥枕而謝無何色漸變氣漸塞語亦漸模糊不可辨但以目時顧其母顧其妻顧其子終乃目注淑九而逝至是悲聲大放羅母牽淑九衣而號跳曰淑郎天胡不以我代若也我心被抉矣孫氏則已暈去數次號極聲嘶頽臥於地淑九力抑悲懷勸止羅母復囑勸孫氏乃爲之紀理喪務一切所需無不力任之孫氏哀慟已極三四日湯水不進屢欲生殉羅母持之泣曰汝已允吾兒語至此縱聲大哭不能復續淑九亦勸曰死節事小存孤事大羅氏一縫待嫂而延之責職匪輕望善保重孫氏始稍稍進飲食兩月後葬

於北極閣畔從此荒塚一堆長埋地下矣喪事既畢所蓄亦罄幸淑九不時携斗米來又爲請於相識人高淑九義莫不樂爲贊助約得百餘金藉暫存活然流長源短其何能久後聞官中仁愛聽於屢次戰爭寡妻孤子特設卹典以慰英魂淑九復爲之僞報陣亡援例呈請年可六七百金期凡五年以之小槨子母容狀大舒淑九二三日輒一至登堂奉母料量雜務暇則授福兒方字時宴卽就側廂臥如是年餘距大豐喪已十八月矣一日時當仲春風日清和萬物萌動羅母一家晚膳畢圍棹而坐羅母抱福兒加膝上面前置小學課本一冊聽其誦讀孫氏則手一小白衫就燈下縫紉而神若不屬一針刺指上血溢出

尙不覺福兒驚呼曰阿娘衫紅矣始驚顧皆失笑羅母忽曰昨日曾君歸不知遇雨否孫氏微喟曰昨力勸渠宿於此堅謂有要事必遄返出門不久卽雨衣履定濡溼想匆遽亦未必有更易客况似此其何以堪少頃又曰自福兒父棄世後於今已兩載若不是曾家伯雖不至爲餓殍亦必向卑田院中討生活羅母曰誠是非然者真將不堪設想矣渠謂明日將讐姓利息來不知能來否福兒拍手曰是必來伯尙謂購小洋車給我羅母笑撫其髮曰兒今已七歲尙知嬉戲何日始能爲汝父爭氣也言已嗟嘆次日孫氏謂羅母曰我夜來熟思我家如無曾先生不成何景象恩深德重何以報稱羅母曰是誠亥心然

惟。有。俟。福。兒。長。大。好。好。孝。養。之。而。已。孫。氏。曰。福。兒。如。許。大。何。日。始。能。孝。養。人。且。曾。先。生。亦。何。須。福。兒。孝。養。者。我。欲。以。身。報。之。何。如。羅。母。駭。曰。汝。言。何。孫。氏。大。聲。曰。重。負。大。德。以。身。報。之。耳。羅。母。哭。曰。汝。何。變。心。我。兒。歿。時。如。何。以。我。與。福。兒。屬。汝。汝。亦。尤。之。今。若。此。將。焉。置。我。與。福。兒。我。固。不。足。惜。如。福。兒。何。且。曾。君。正。人。也。汝。言。此。重。污。之。矣。設。爲。渠。聞。將。唾。汝。而。孫。氏。淡。然。曰。如。謂。大。豐。囑。誠。有。之。然。今。非。得。已。想。渠。當。能。原。諒。如。謂。曾。君。則。渠。已。早。要。我。矣。羅。母。凝。涕。驚。問。曰。汝。言。真。耶。孫。氏。失。笑。曰。誰。誑。嫗。者。羅。母。聞。言。暈。絕。良。久。始。醒。大。哭。曰。天。乎。我。胡。不。死。也。羅。氏。何。罪。乃。必。舉。而。殲。之。哭。極。復。暈。孫。氏。但。熟。視。之。不。勸。亦。不。言。時。福。兒。自。塾。

中歸見羅母哭趨前牽衣曰婆何哭想必又思阿父  
阿娘何不勸婆羅母咽曰兒何知汝母將嫁矣汝母  
嫁我亦旦暮死兒何恃而活兒欲活者速求汝母福  
兒聞言乃立撲至孫氏胸前顫聲曰母何爲而嫁孫  
氏怫然推去入室僵臥祖孫二人慘然相對未匝月  
而孫氏遂爲曾家人於是前之義淑九重淑九者今  
則皆唾之詈之矣惡聲所播聞於某所長官乃召淑  
九問之淑九度不能隱約略以告並曰渠爲感恩報  
德而來非予所願亦非予所能阻也某所長官勃然  
變色曰汝受汝良友臨命託今乃覆其家斬其嗣尙  
曰感恩報德不知所感何恩所報何德誠人頭而畜  
鳴者矣是何戾氣而乃生汝實堪痛恨趣出速離此

無汚我地淑九抱慚出同人復競相指罵知不可留  
乃携孫氏返皖即華姑方抱病忽聞淑九至遽自內  
躍出堅握其臂恨聲曰弟歸耶何以處姊言畢嘔血  
倒地色驟變驚視之已僵矣

## 緊要聲名

上期「嫁後……」奪標小說選舉揭曉  
蕙瑛女士所舉第三人乃係俞天憤被手  
民誤排高天棲特此更正

編者

上  
馬四  
世界書局  
發行

吳研二三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寄費加一)

全書一百回 八大厚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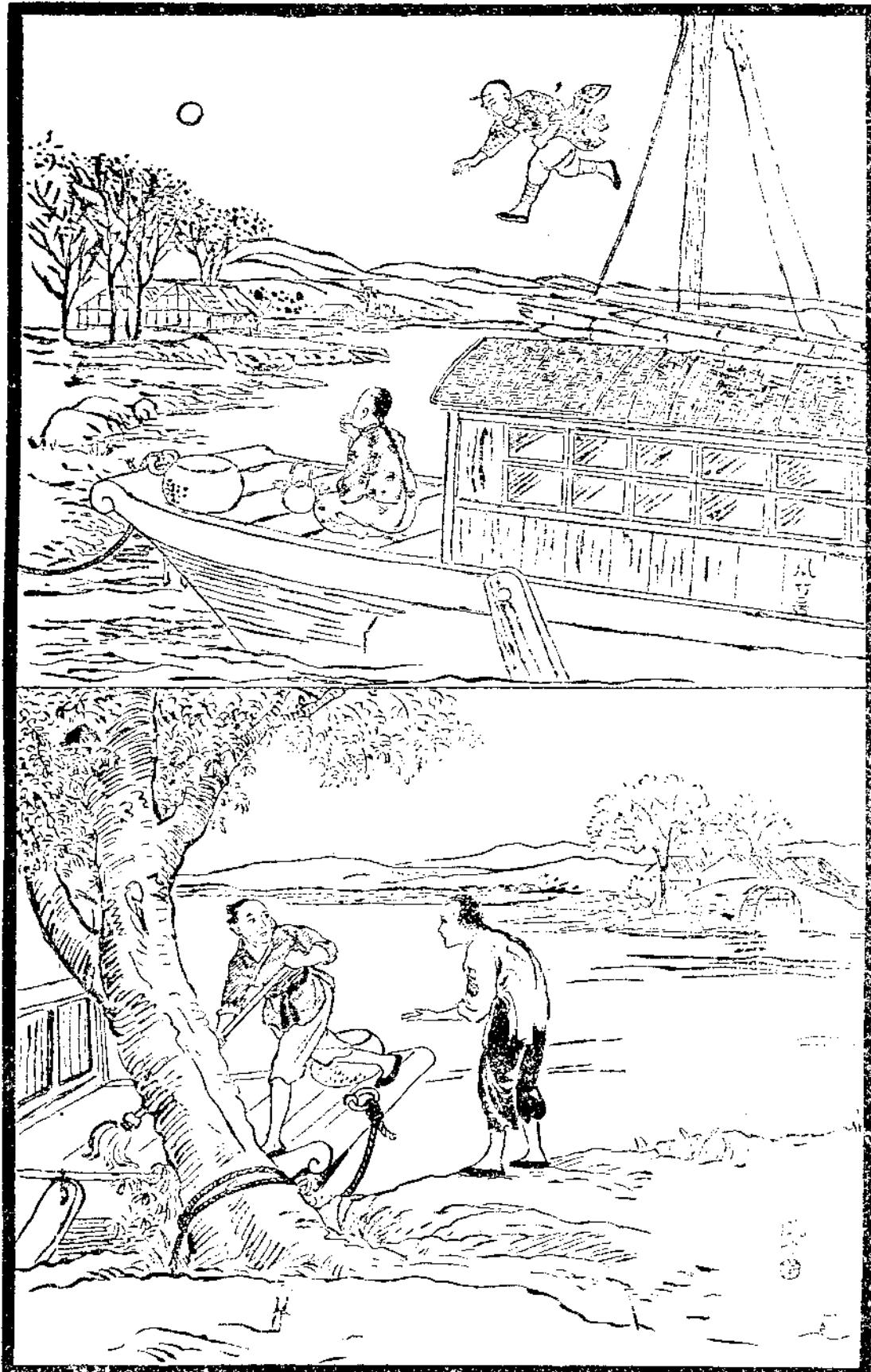
▲附贈精美

半價收一元定價四元 ▲錦盒乙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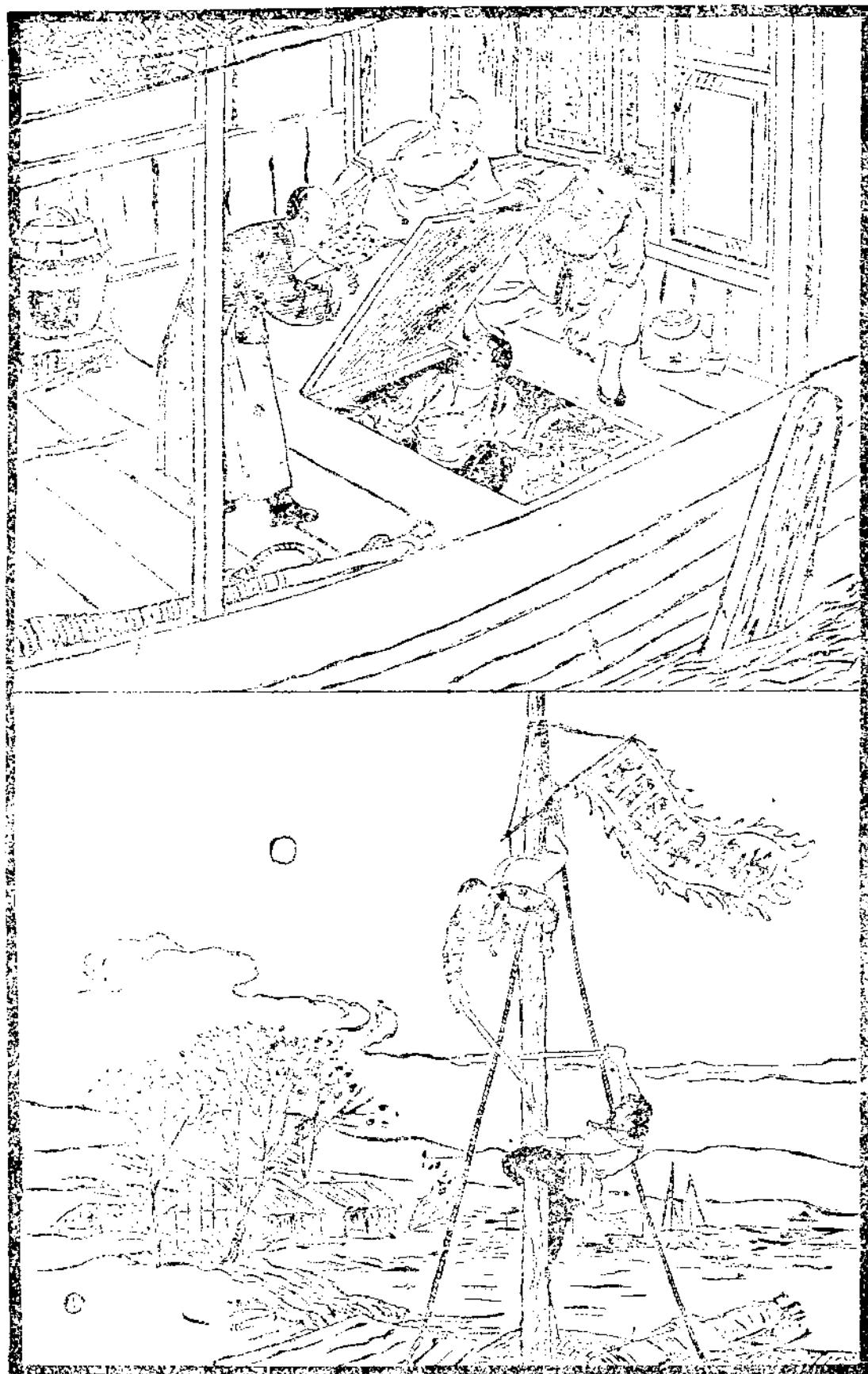
男女老幼  
人人愛看  
各界社會  
個個歡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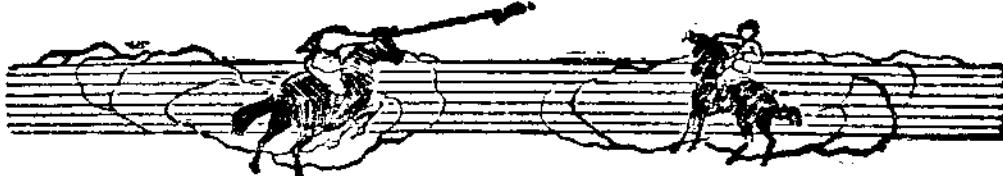
三國水滸紅樓夢 (這幾部書  
我們都百讀不厭的) (這部吳  
研人先生的) 二十年  
目覩之怪現狀 (這是一部百讀不厭的大說部  
當代有許多  
名人都說他和三國水滸紅樓夢這幾部異曲同  
工一樣的) 胡適 (的嘗試集) (當中也說他  
是元朝最有價值的小說) 梁任公  
主編小說報的時候 (會登過的) 可惜所  
見的人並不多 (我們從前印了一千部) 不久就售完了 (有許多  
人來賣已經  
不及) 要求我們趕快重印 (五百部來) 只收半價每部二  
元 (是藉答雅意的一種表示)

第四十回  
朱公子運銀回故里



第四十回 假叫化乞食探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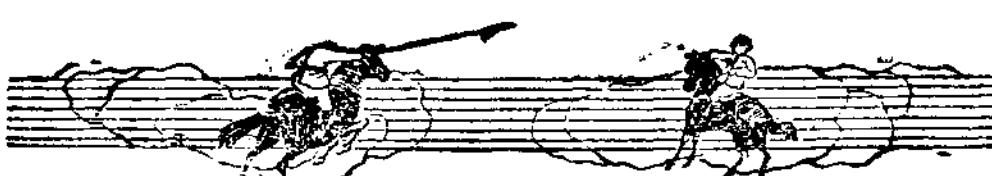
#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施濟羣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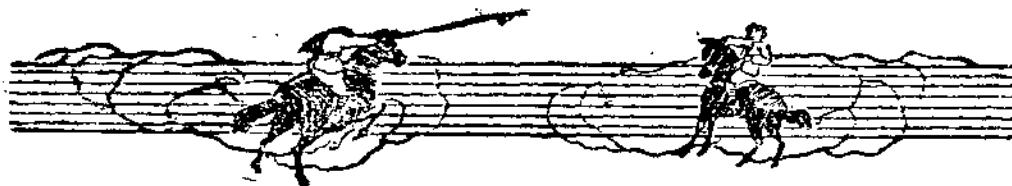
## 第四十一回

賣草鞋喬裝尋快婿 傳噩耗乘間訂婚姻

話說朱鎮岳匆匆回到船上。叫船戶過來。借了一套粗布衣服。自己改裝出一個船戶來。上岸走近茅棚。向那老者問道。草鞋幾文錢一雙。老者並不抬頭。祇望了望朱鎮岳的腳。卽隨手拿了一雙。攢在朱鎮岳跟前。答道。我的草鞋比旁人打的結實。一雙足抵兩雙旁人的賣五文錢。一雙我的要賣八文。你穿過一雙便知道。比買旁人的合算。朱鎮岳看老者身旁有一把破了的小杌子。卽拿過來坐着。借着套草鞋耽延的時間。（草鞋上的繩索照例須買的人臨時結綁）問老者道。看你老人家鬚髮都全白了。精神倒是很好。不知尊庚已有幾旬了。老者見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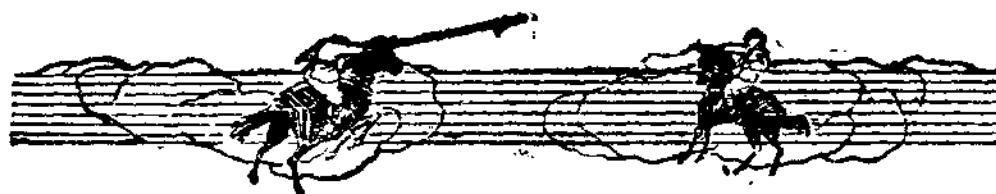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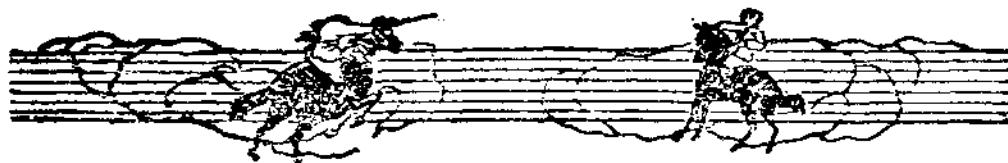
才抬頭望了朱鎮岳一眼。仍低頭結着草鞋答道：「老了。不中用了。今年痴長了七十八歲。」朱鎮岳道：「你老人家就是一個人住在這裏嗎？」朱鎮岳問這話的時候，已伸着赤腳，踏進草鞋。老者且不回答，很注意的向朱鎮岳脚後跟望了幾眼，連忙起身放下結着的草鞋，對朱鎮岳拱了拱手，笑道：「原來是朱公子來了。」輕輕慢若不是於無意中看出了尊足的傷痕，又幾乎錯過了。朱鎮岳不由得吃驚，問道：「老丈何以看了我腳上的傷痕便知道我是朱某老者？」哈哈笑道：「老朽特地在這裏等候公子，豈有不知道的道理？」寒舍離此地不遠，就請公子屈駕一臨，何如？」朱鎮岳突然見老者這般舉動，實在有些摸不着頭腦，祇得問道：「請問老丈尊姓大名？」今日初次和老丈會面，老丈何以知道我會到這裏來？先在這裏等着。一月以前，在白馬隘地方刺傷我這腳的難道就是老丈？」



丈麼老者搖頭笑道老朽何至刺傷公子公子如想見那夜在白馬隘和公子交手的人此時正好隨老朽去老朽的姓名到了寒舍自然奉告朱鎮岳心想這老人的神情舉止使人一望便能知道非尋常的老人在白魚磯和白馬隘所遇的三個人十九就是這老人的徒弟也不知他們和我有甚麼過不去的事兩次來找我動手鬥不過我於今却又改變方法想引我到他們巢穴裏去雖明知這番若是同去是免不了又要動干戈的這老人既專在這裏等我我就要推諉不去他也不見得便肯放我過去徒然示弱於人於事無益好在我的金銀已經運到了家我單獨一個人沒有顧慮不怕遭逢了何等意外我就跟他去看究竟怎麼一回事思量既定當下便向老者說道自應同去拜府請略等一等我回船更換了衣服便來老者笑道就這衣服何妨我輩

豈是世俗的眼睛專看在人家的衣服上就是老朽身上穿的何嘗不與公子一般就這樣最好用不着更換耽擱時刻朱鎮岳見老者這們說祇得說道衣服卽算遵命用不着更換但是得向船戶招呼一聲也使他好安心等候我回船老者搖手道這也可以不必他們不見公子回船自知道等候船上又沒有值錢的細軟值得如此費周折朱鎮岳被說得不好意思祇得毅然答應這老者拍拍身就走茅棚草鞋都不顧了朱鎮岳跟在後面覺得老者的脚步甚快振作起全副精神才勉強跟上沒行走一會天色就昏暗了幸有星月之光辨得清道路朱鎮岳初時以爲老者既說寒舍離此地不遠至多也不過幾十里路及至跟着飛走了一夜走到天光大明還不見到朱鎮岳平生用赤腳草鞋一夜奔馳這們遠的道路這是第一次工夫雖來得及兩隻腳底却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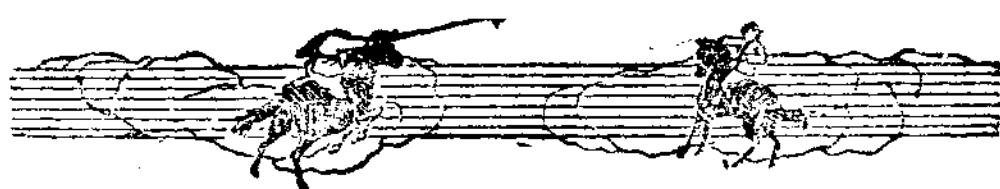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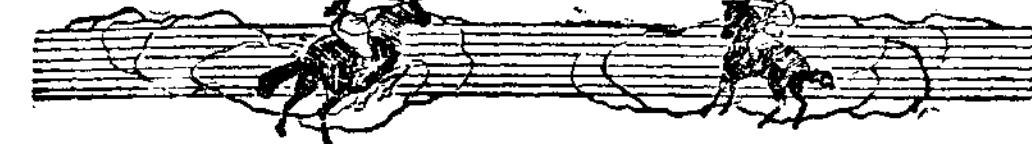
起了好幾個水泡。步步如踏在針氈上。痛澈肺腑。實在忍耐不住了。祇好詰問老者道。老丈說府上離此地不遠。於今已走了一整夜。雖不能計算已行了多少里路。然估量已走得不少了。何以還不見到呢。老者連連點頭道。快了。快了。就在前面不遠了。累了。公子可在火鋪裏歇歇。老者引朱鎮岳到路旁一家火鋪裏。陪朱鎮岳同吃了些充飢的東西。教朱鎮岳伸出兩隻腳來。老者含着一口冷水。向腳底噴噀了幾口。用手在走起的幾個水泡上。揉擦了一會。帶笑說道。尊師走路的本領極好。怎不傳給公子。老朽倒不曾留意。此後從容些走罷。朱鎮岳心想。不錯。我師傅曾帶我往各處遊歷。他老人家行路不起灰塵。說是練氣的工夫有了火候才能如此。我此刻那裏夠得上說。有這種本領看這老者的本領。遠在我之上。我此去他若對我有惡意。我如何能對付得。

了。呢。想到這上面。不由得就有些害怕起來。忽又轉念一想道。他。若果是惡意。我和他同走了一夜。他何時不可動手做。我。定要將我引到他家裏。才下手有了。這們一轉念。心裏又覺安了許多。然朱鎮岳是少年好勝的人。因爲好勝的一念所驅使。才肯冒險跟來。於今祇走路一端。便賽不過七十八歲的老人。面上如何不覺得慚愧。好在老者行所無事的樣子。開發了飯食錢。又引朱鎮岳上路。說也奇怪。朱鎮岳兩腳本已痛得寸步難移了。經老者一噴水。一揉擦。此時已全不覺得痛苦了。和初上道的一般。老者行走也不似昨夜那般飛也似的快了。又走了。一日直走到第三日午後。才走到一座巒巒陡削的山下。老者指着山上笑道。這可真到了寒舍了。朱鎮岳抬頭看這山高聳入雲。危岩壁立。雖依稀認得出一條樵徑。然一望便能斷定已經多年沒有樵夫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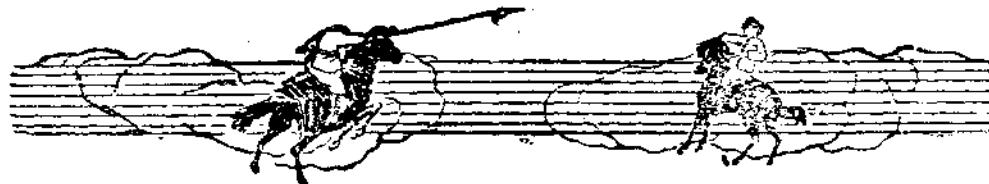




荆棘都長滿了岩石上的青苔。光溜溜的可想像人的腳一踏在上面必然滑倒下來。幸虧朱鎮岳在陝西的時候曾上過這般陡峻的山峯。這時施展出手夫來還不甚覺吃力。老者引着彎彎曲曲的走到半山中一處山坡裏。祇見一所石屋臨岩建築。石屋的牆根和屋頂都佈滿了藤蘿。遠望好像是個土阜看不出是一所房子。石屋周圍有無數的參天古木。幽靜到了極處。休說不聞人聲。連禽鳥飛鳴的聲音也沒。有靜悄悄的如禪林古院。朱鎮岳雖是個少年好動的人。然一到了這種清幽的地方。不由得塵襟滌淨。心地頓覺通明。不禁長歎了一聲道。好一個清幽所在。真是別有天地。非人間不是老丈。這般清高的人誰能享受這般清幽的勝境。便是我今日能追隨老丈到這裏來。也就是三生有幸了。老者笑道。公子既歡喜這裏清幽。不妨在這裏多盤桓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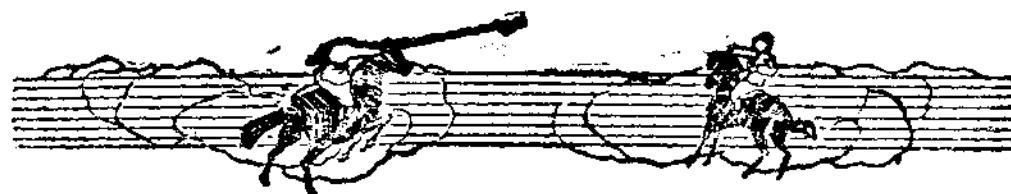
時日說着上前舉手敲門。即聽得呀的一聲。門開了。朱鎮岳看那開門的是一個華服少年。儼然富貴公子的模樣。不覺心裏詫異。暗想像這樣的嬌貴公子如何能在這深山窮谷之中居住。再看那少年含笑對自己拱手說道：朱公子別來無恙。才吃了一驚。仔細看時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在白馬隘從船梢木板底下拖出來的叫化。此時改變了這般華麗的裝束。任憑如何有眼力的人一時也辨認不出來。當下朱鎮岳既看出就是那個叫化便也連忙陪笑拱手。老者讓朱鎮岳進門。即回頭對這少年說道：朱公子來了。怎不去叫你哥哥快出來迎接。少年應着是走進隔壁一間房裏去了。朱鎮岳進門看這屋子和尋常三間的客堂房相似。祇是房中並沒有甚麼陳設。桌櫈都很粗笨。勉強能坐人而已。石壁上懸掛了幾件兵器。也都笨重不堪。老者親手端了一



把棍子給朱鎮岳坐。朱鎮岳向老者行了禮，剛待展問老者邦族，及此一番見招的緣由，祇見少年從隔壁房裏出來，到老者跟前低聲說了幾句話。老者哈哈大笑道：「蠢才！蠢才都是自家人，一時的輸贏有甚麼要緊？值得這般做作？」這們小的氣量，真是見笑。朱公子再去教他盡管出來相見，不打不成相識。難道這句話他也沒聽人說過嗎？朱鎮岳聽了這幾句話，逆料不是白魚磯交手的便是白馬隘交手的人，因鬥輸了不肯出來相見，見這少年現出躊躇不肯再去的神氣，便起身笑問：「怎麼一回事？」老者道：「小兒不懂事，前月瞞着老朽到白魚磯向公子無禮，却被公子傷了將息，至今才把傷痕治好。此刻他聽說公子來了，還不好意思出來相見。朱鎮岳也哈哈大笑道：「原來如此，我得罪了大哥，我親去向他陪罪便了。」說着對少年說道：「請足下引我去見他。」少年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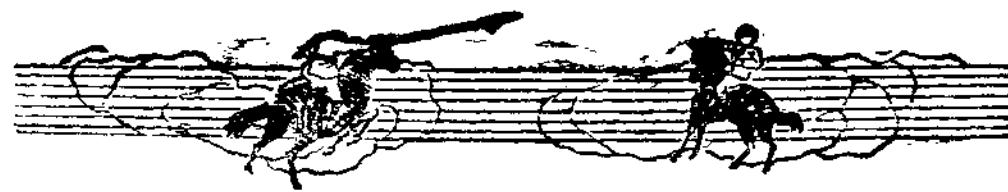
着。道。好。遂。把。朱。鎮。岳。引。進。隔。壁。房。裏。朱。鎮。岳。看。靠。牆。一。張。床。上。斜。躺。着。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年。紀。約。有。三。十。來。歲。生。得。濃。眉。巨。眼。很。有。些。英。雄。氣。概。回。想。在。白。魚。磯。那。夜。所。遇。那。漢。子。的。情。形。果。和。這。人。彷。彿。此。時。這。人。臉。上。現。出。盛。怒。難。犯。的。樣。子。朱。鎮。岳。上。前。作。了。一。揖。說。道。那。夜。委。實。不。知。是。大。哥。乞。恕。我。無。禮。這。人。不。待。朱。鎮。岳。再。往。下。說。拖。地。跳。下。地。來。指。着。朱。鎮。岳。高。聲。說。道。你。也。欺。我。太。甚。了。你。到。我。家。來。我。既。不。肯。見。你。也。就。算。是。低。頭。服。輸。到。極。處。了。你。還。以。爲。不。足。要。來。當。面。奚。落。我。說。罷。氣。衝。衝。的。回。身。一。脚。將。窗。門。踢。破。一。閃。身。就。蹤。上。了。後。山。石。岩。再。一。轉。眼。便。不。知。去。向。了。朱。鎮。岳。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向。人。陪。罪。反。受。人。這。般。睡。罵。一。時。竟。被。罵。得。怔。住。了。不。知。應。如。何。對。付。才。妥。這。漢。子。方。從。窗。口。逃。去。即。聽。得。老。者。在。客。堂。裏。罵。道。擊。畜。安。敢。對。公。子。無。禮。隨。即。走。進。



房來對朱鎮岳再三道歉。朱鎮岳倒不生氣，祇覺得這漢子的脾氣古怪。當下仍和老者退到客堂分賓主坐定。老者從容說道：公子雖不曾見過老朽的面，祇是老朽的名字公子必是曾聽得尊師說過的老朽。便是與尊師同門的田廣勝公子，心中可想起這個名字。歷朱鎮岳聽了，慌忙起身說道：原來就是田師伯小姪，安有不知道的道理。說着從新拜下去。田廣勝忙伸手拉起來，指着少年給朱鎮岳介紹道：他姓魏，名壯猷，原是我的徒弟，於今又是我的女婿了。我本有兩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兒子名孝周，在廣西當協統，三年前陣亡在長毛賊手裏，屍首都無處尋覓。我祇得將在我跟前的幾個徒弟齊集在一塊兒說道：你們大師兄陣亡屍身無着，我固然是痛心極了，便是你們一則念與我師弟之情，一則念與你大師兄同門之親手足之義，都應該各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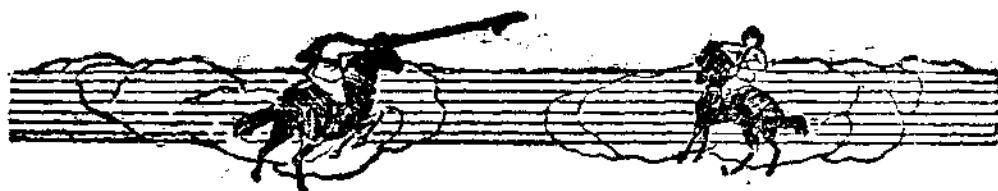
盡點兒力量去尋覓回來才對得起你大師兄的英靈。此刻你兩個師妹都還不會許人看是誰能將大師兄的屍身尋回來我即招誰做女婿那時幾個徒弟都竭力尋找却是魏壯猷找着了魏壯猷那時才有一十五歲正和我最小的女兒紅紅同年我既有言在先不能不踐就招了。他在家作贅婿大女兒名娟娟今年二十一歲了尙不曾許人這兩個女兒是我繼配的女人生的那年我大兒子既陣亡了家鄉地方被長毛賊亂得不能安身此山在貴州境內這屋子原是畢祖師當年修練之所山中豺狼虎豹極多祖師當日不肯傷害這些猛獸爲的是不許尋常人能上這山裏來特地留了這些猛獸看守山坡好使左近幾十里路以內的人不但不敢上山並不敢打山脚下經過祖師去世的時候我們同門三兄弟都在這屋裏祖師將身邊所有的東西分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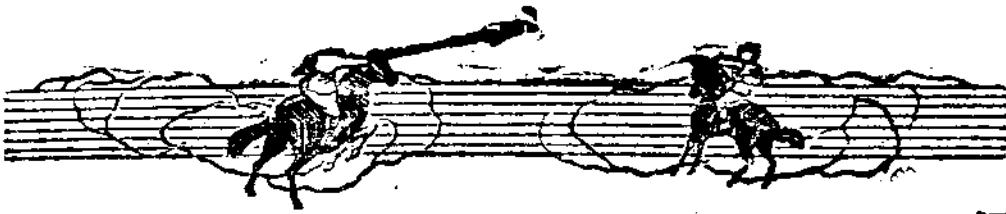
們三人這房子就分給我了。我因有家室在廣西原籍用不着這房屋。居住空着好多年及至這番被長毛賊亂得我不能在家鄉安身。祇好搬到這裏來暫避亂世。誰知到這裏不久我繼配的女人就病死了。人祇知道中年喪偶是人生最煩惱的事。不知道老年忽死去一個老伴。侶其煩惱更比中年厲害。自從拙妻死後我祇將他草草的安葬在這山裏便終日在外遊覽山水。仗着老年的腳力還足時常出門三五。月不歸來。前月我正在廬山尋覓幾種難得的草藥。忽見小女紅紅找來說他二哥義周在白魚磯被朱三公子殺傷了。傷的甚是沉重。睡在家裏人事不省。我一聽這消息還摸不着頭腦。問小女說的是那裏來的朱三公子。你二哥在家好好的何故會跑到白魚磯去被人殺傷。小女拿出一封信來。原來是尊師雪門師傅託人寄給我的。信中說公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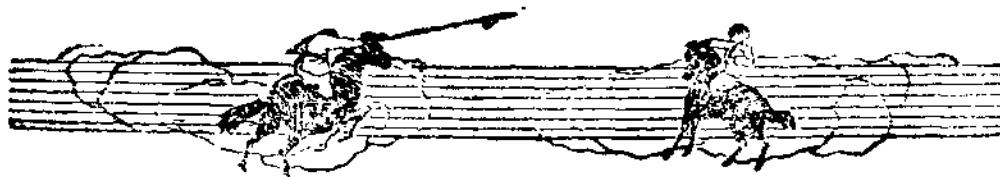
是他近年所收的最得意的徒弟。這回由公子押運二十多萬金銀回。常德原籍公子的本領小小的風浪原可以擔當得起。所慮就是公子有些少年好勝的脾氣，誠恐惹出意外的風波。公子失了事便是他失了面子。因此特地寄這封信給我要我念昔日同門之情。大家照顧照顧。這封信寄到湊巧我不在家落到了我這個不懂世情的二兒子義周。手裏他見雪門師傅誇贊公子是近來所收最得意的徒弟。有擔當風浪的本領。便不服氣。和他大妹子娟娟商量。要把公子押運的金銀截留。使公子栽一個跟斗。娟娟知道是這們不妥。不敢和他同去。然知道義周這畜牲是生成的牛性。也不敢勸阻。義周便獨自出門要和公子見個上下。傲天之幸在白魚磯遇着公子被公子殺得他大敗虧輸回家便臥床不起。他當時以爲是必死無疑的了。求自己兩個妹子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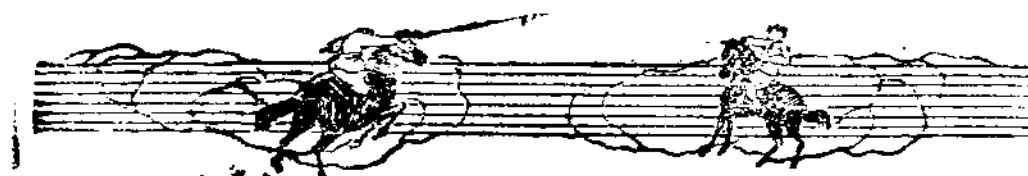
個妹婿替他報仇。雪恨大女兒不能推却。祇得答應一面教他妹婿改裝到公子船上刺探虛實。一面教他妹子到廬山報信給我。知道我當時看了尊師的信不由得大吃一驚。思量這一班孽障胆敢如此胡鬧。他們自己傷也好死也好是自作自受不能怨天尤人。祇是萬一傷損了公子一毫一髮這還了得。教我這副老臉。此後怎生見雪門師弟的面。呢連夜趕回家來想阻止大女兒不許胡鬧及至趕到家時大女兒也已在公子手裏領教過回家來了。大女兒盛稱公子的本領了得。他若非戴了面具臉上必已被公子刺傷了。我聽得公子祇脚上略受微傷才放了這顆心。依我的氣忿本待不替孽子治傷的。祇因他兩個妹子一個妹婿都一再跪着懇求我才配點兒藥給孽子敷上。可惡的孽障。到今日還不悔悟自己無狀倒懷恨在心不肯與公子相見。這都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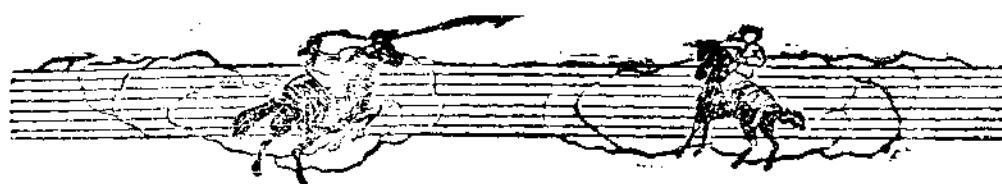
怪我平日教養無素以致養成他這種乖張不馴良的性子實是對不起公子朱鎮岳聽了這番話才如夢初醒暗想怪道那夜在白馬隘交手的時候那人再也不肯開口原來是女子戴了面具假裝男子所以頭臉那們大身材又那們瘦小我末了一劍刺在他面具上怪不得喳的一聲響那夜若不是我安排了鑼鼓助威使他害怕驚動岸上的人慌張走了再鬥下去不見得不吃他的虧祇可惜這娟娟是個女子若是個男子有這們好的本領倒是我應當結交的好朋友朱鎮岳心裏這們着想偶然觸發了一句話連忙起身向田廣勝說道田師伯太言重了小姪開罪了義周二哥他見了小姪生氣是應該的承師伯瞧得起小姪不把小姪當外人呼小姪的名字小姪就很感激叫小姪公子小姪覺得比打罵還難受田廣勝點頭笑道依賢姪的話便了賢姪可



知道。我。借。着。賣。草。鞋。在。白。魚。磯。專。等。候。賢。姪。是。甚。麼。用。意。朱。鎮。岳。道。小。  
姪。以。爲。這。是。承。師。伯。不。棄。想。引。小。姪。到。這。裏。來。的。意。思。但。不知。是。與。不。  
是。田。廣。勝。搖。頭。笑。道。我。明。知。賢。姪。家。住。在。常。德。烏。鴉。山。底。下。若。祇。爲。想。  
引。賢。姪。到。這。裏。來。何。不。直。到。烏。鴉。山。相。邀。值。得。費。如。許。周。折。朱。鎮。岳。也。  
覺。得。有。理。祇。是。猜。不。出。是。何。用。意。田。廣。勝。接。着。笑。道。我。從。廬。山。回。來。  
多。幾。日。又。接。了。尊。師。從。西。安。傳。來。的。一。封。信。因。爲。有。這。封。信。我。才。是。這。  
們。佈。置。我。今。年。已。痴。長。到。七。十。八。歲。了。正。是。風。前。之。燭。瓦。上。之。霜。在。人。  
世。上。延。挨。一。日。算。一。日。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於。今。既。已。活。到。七。  
十。八。歲。了。死。了。也。不。爲。委。屈。不。過。我。有。未。了。的。心。願。若。不。等。待。了。便。死。  
在。九。泉。之。下。也。不。得。瞑。目。我。有。甚。麼。心。願。未。了。呢。就。是。我。這。大。女。兒。娟。  
娟。今。年。二。十。一。歲。了。還。不。曾。許。配。人。家。論。到。我。這。個。女。兒。容。儀。品。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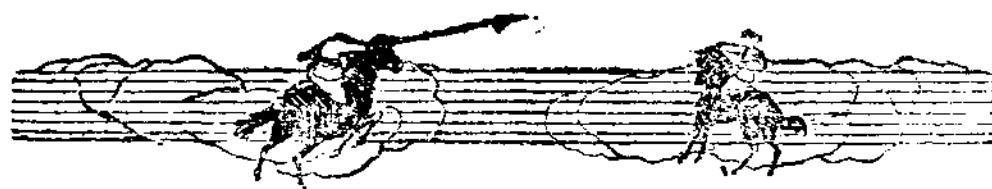
不在人下。若不遇事苛求，早已許給人家了。無奈我這女兒，因是我晚年的。得的。從小我就把他看得過於嬌貴，傳授給他的武藝也比傳授旁的徒弟及兒子都認真些。他的武藝既高，眼界心性也就跟着高了。尋常的少年沒有他看得上眼的。他發誓非有人品學問，武藝都能使他心服的。甯肯一生不嫁。我年來到處留神物色，休說人品學問，武藝都能使我女兒心服的。男子不曾遇見過，就是降格相從，祇要我看了說勉強還過得去的，也沒有遇着。這番天緣湊巧得了賢姪這般一個齊全的人物。若是尊師託人帶信給我的時候，我在家接了信，我兒子便不致到白魚磯與賢姪爲難。我兒子不被賢姪殺傷，不求他妹子報仇。他妹子更何致與賢姪交手？因有這們一錯誤，我女兒才得心悅誠服的。欽佩賢姪我看這種姻緣真是前定，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想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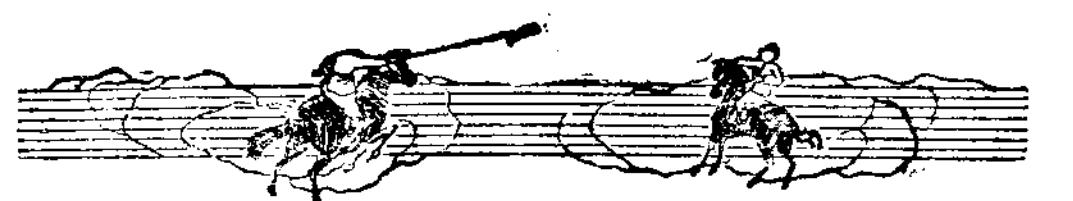
此將小女娟娟許配賢姪祇不知賢姪的意下如何祇要賢姪口裏答應了至於成親的日期此時儘可不必談及賢姪如有甚麼意思不妨直對我說毋須客氣我也原是不存客氣才當面對賢姪說其所以假裝賣草鞋的親自將賢姪引來這裏也就是要借此看看賢姪的氣度和能耐我見賢姪的時候故意說寒舍就在離此地不遠更不教賢姪回船換衣服賢姪竟能同行三日一點兒不曾現出忿怒的樣子可見得氣度寬宏不是尋常少年人所能及而我那孽障對賢姪無狀賢姪能犯而不較尤爲難得朱鎮岳至此才覺悟種種境遇都是有意造設的心想娟娟的本領確是我的對手又是田師伯的小姐與我同門許配給我並不委屈了我此刻田師伯當面問我我心裏是情願原可以當面答應他不過我父母都在西安這樣婚姻大事雖明知由我親自



定下來我父母是決沒有不依的。然於爲人子的道理究竟說不過去。想到此處卽向田廣勝說道承師伯不嫌小姪不成材小姪還有甚麼異議本來就可以聽憑師伯作主的祇因小姪這番回常德是奉了家父母的命押船回來的爲急於要回西安覆命才在家不敢耽擱祇住了一個多月卽動身回西安去此時家父母在西安見小姪還不會回去心裏必異常懸念小姪打算卽刻動身兼程並進到西安覆命之後將師伯這番德意稟過家父母想家父母平時極鍾愛小姪這事斷沒有人不許的那時再從西安到這裏來一則好使家父母安心二則旣稟告了家父母小姪的心也安了還望師伯體念小姪這一點兒下情田廣勝聽了待開口說甚麼忽又忍住半晌才說道這是賢姪的孝行我本不應相強但是據我的意思婚姻大事自應請命父母然有時不得



不從權我於今並不要賢姪和小女成親。祇要賢姪口裏答應一句，就是了。朱鎮岳道：「師伯的說話得明白。小姪之所以不敢答應，就是因這事體太大，一經口裏答應了，便至海枯石爛也不能改移。於今小姪離開西安已有大半年了，誠恐自小姪離開西安以後，有門戶相對人物，相當的女子已由家父母作主聘定下來了。」小姪並不知道又在師伯跟前答應了將來豈非事處兩難？田廣勝不住的點頭道：「賢姪所慮的確是不錯。此刻我祇問賢姪一句話：倘若賢姪此時能知道尊父母實在不曾在賢姪離開西安以後替賢姪定婚，而尊父母又斷斷不會不肯許可。賢姪在這裏定婚那麼，賢姪可以答應我麼？」朱鎮岳道：「那是自然可答應的。不過此地離西安這們遠，從何可以知道呢？」田廣勝道：「賢姪不知道我倒早已知道了。賢姪大概能相信我七八十歲的人了。」



不。至。於。信。口。開。合。賢。姪。所。慮。的。這。一。層。我。能。擔。保。沒。有。這。回。事。並。能。代。  
賢。姪。擔。保。尊。父。母。萬。不。至。於。說。話。但。須。賢。姪。答。應。下。來。我。立。刻。便。拿。我。  
能。擔。保。的。證。據。給。賢。姪。看。朱。鎮。岳。思。量。這。種。擔。保。不。過。是。口。頭。上。一。句。  
話。如。何。能。有。證。據。給。我。看。呢。若。果。能。證。實。我。所。慮。的。沒。有。這。回。事。我。就。  
答。應。了。也。沒。要。緊。遂。對。田。廣。勝。道。師。伯。既。說。能。擔。保。必。沒。有。錯。誤。何。須。  
要。甚。麼。證。據。祇。是。不。知。道。師。伯。所。謂。證。據。究。竟。是。甚。麼。莫。不。是。有。新。自。  
西。安。來。的。人。麼。田。廣。勝。道。賢。姪。且。答。應。了。我。再。說。並。不。是。我。要。逼。着。賢。  
姪。答。應。這。其。中。的。道。理。等。一。會。自。然。明。白。朱。鎮。岳。道。既。這。們。說。小。姪。便。  
權。且。答。應。了。將。來。祇。要。家。父。母。不。說。甚。麼。小。姪。決。無。翻。悔。田。廣。勝。至。此。  
才。把。所。謂。能。擔。保。證。據。拿。出。來。朱。鎮。岳。一看。祇。嚇。得。號。咷。痛。哭。不。知。  
到。底。是。甚。麼。證。據。且。俟。第。四。十。二。回。再。寫。

清導丸能止夏季頭痛



## 清導丸能止夏季頭痛

收每藥江藥免口和枕亦病士由症生除舒對需之因乏暑氣薰蒸之際患夏及肝經頭痛者居多乃暑用六局西者病氣頭紅漸即紅於他來矣腸胃及肝經頭痛者居多乃暑  
郵瓶函路均疾芬量色就失色大如信直大便也紅若方服色閣下經受暑者居多乃暑  
票大購六有腹芳日清痘謹今導不痛鄙東暢後立導有暑熱致  
洋每十出瀉可眩導大丸通身人豐達頭立導有暑熱致  
三一號售之止能丸作大丸及體夙台頭痛即正丸使正此病所  
元瓶韋或患痔令能數便一禮購服倦便閉臣必肝是病所  
郵大廉直凡瘡皮治語有序拜韋殆皆  
力洋士向經疼脣胆以序拜韋殆皆  
在六醫上舊痛潤汁伸他廉  
內角生海西且澤不謝病此廉

## 樂喜強康使可丸導清



廣東種德園著名夏令要藥



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

品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未詳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酌貧出本祖附定每逢陽曆用底結算憑簽

字單向會語部支聯

志一冊成政冊  
一去醉者詰於稍不認明攝轄後醉贈本其辭

讀一冊可豐足

一發高者清經奇止母聞此

正德本草卷之三

卷之三

The Scarle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最便宜……最有効**

世界書局出版之紅雜誌首推獨步風行全國爲  
人人贊許個個愛讀之好雜誌每期銷數已達數  
萬且各界珍藏故所登載之廣告効力亦可永久  
存在不若日報閱後拋棄也而登紅雜誌廣告價  
目較日報爲廉一舉二得之好機會幸勿錯過

**必先注意最有効力之廣告**

**——紅雜誌內所登  
廣告効力最大**

**如蒙賜登**

請向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廣告部  
錢濬川君接洽外埠函詢立即奉覆

